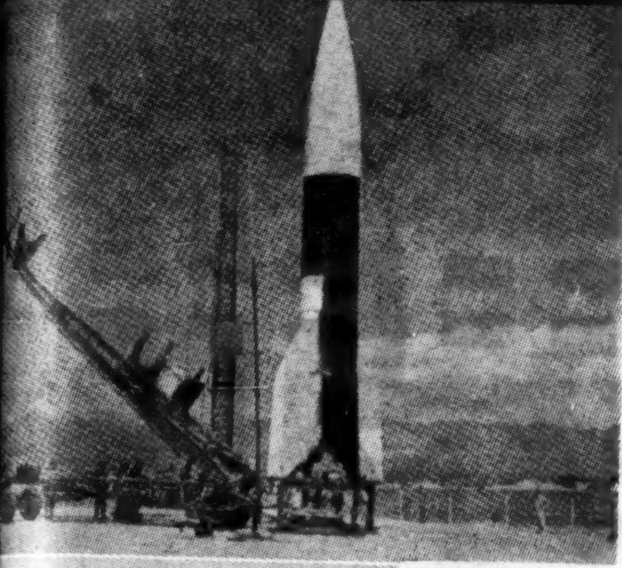
際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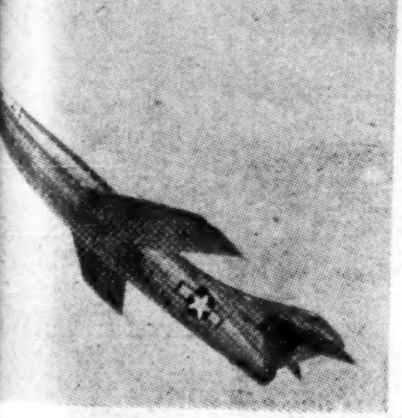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誰在製造着新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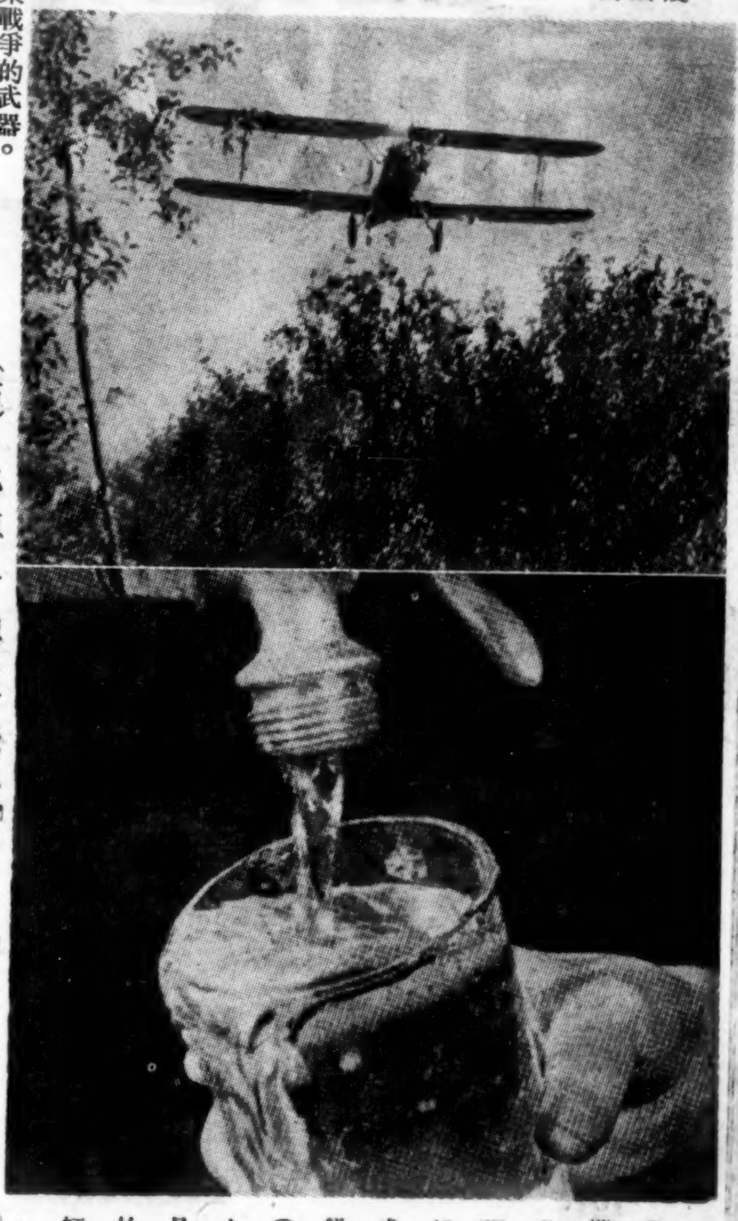
???從本年度開始，國際間的戰爭空氣，又在增濃起來了。帝國主義者正在宣傳和策動戰爭，是無疑的，但是，未來的戰爭，必然是毀滅人類的戰爭。本頁的幾張照片，顯示着美國準備未來戰爭的武器。???





上左：火箭化的原子彈

用飛機投擲原子彈，可能被敵方的防空所阻截。火箭機放射原子彈，是極快而且到達極遠的。



(右) 比原子彈更殘酷的生物學武器

製造戰爭者，自身先毀滅！

(上)用飛機撒佈毒菌，可以毀滅一切穀物，造成人爲的飢荒。

(下)在水中佈毒，是最慘酷的殺害人類的方法。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瞭望台……(一)
走向戰爭？—新「神聖同盟」—捷克外長自殺—減少日本賠償的計劃—江淮河漢之間
論國際新危機……高蒙(四)
揭開「西歐聯盟」的面紗……梅碧華(七)
論捷克事件……葵軍譯(九)
將軍們的美國……杜若譯(九)
堀內千城是誰……丁方(一〇)
巴力斯坦動亂和英美……奧松譯(一一)
美國的經濟恐慌何以是不可避免的？(續完)……韓力攸譯(一二)
繁榮·蕭條·戰爭……柏園譯(一四)
外國帝國主義在印尼……陳仲達譯(一五)
戰後的蘇聯(書的世界)……史煉(一七)

零售：每冊法幣二萬五千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廿五萬元 掛號：廿九萬元 航平：三十七萬五千元 航掛：四十一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三元半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底外(雙色)	底封裏	正文前後
全面	六百萬元	五百五十萬元	四百八十萬元
半面	三百五十萬元	三百萬元	二百五十萬元
四分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界到處的地方。」（見"New Republic" Feb. 2, 1948）

走向戰爭？

華爾街支配着將軍們，將軍們支配着美國。甚至保守如美國軍事評論家漢森·鮑爾溫，溫和如美國名記者史東也都大聲疾呼，警告美國正危險地日益走向戰爭（見本期譯文）。第三帝國的殷鑑不遠，健忘的人們却已把這血淋淋的教訓置之腦後了。

華萊士明白地指出：「捐稅所得每一美元中的八角，都用於戰爭或戰爭的準備。擴充軍備正在開始。

「擴充軍備的第一步是總統的普遍軍訓委員會的報告；第二步是空軍政策委員會的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有二：

「眞正的安全必需消滅戰爭。

「除非戰爭消滅了，擴充軍備是必需的。

「但該委員會並未說出第三個眞理：

「擴充軍備常常會引起戰爭的。

「該報告指出美國如需相當的安全，必須準備戰爭。這倒是同過去羅馬人差不多的說法。經過了兩世紀的時間，制服換了；武器改了；思想仍然沒有變；目的，用劍或用原子彈，也仍然是一樣………

「空軍政策報告中儘管用着『防衛』的字樣，但計劃中的空軍是完全進攻的，目的是要轟炸

美國精神學專家史脫萊克（Edward A. Strecker）警告今天美國正臨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猶如公元三百年時候羅馬帝國的情形。（十六日合衆電），這樣看來，今天美國倒不但步塵納粹，甚至是在直追羅馬帝國了。

且聽今天「羅馬武士」們的聲音。十三日，前國務卿貝爾納斯發表演說，力主恢復兵役制，他說：「倘使我們說強硬的話，就必須有強硬的準備」；杜魯門總統公開表示他對和平的信心已經動搖；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則在佛羅里達州基威斯特與聯合參謀部舉行秘密會議，以期統一陸海空三軍的軍事政策。據美國記者皮爾遜透露，杜魯門總統即將向兩院聯席會議中發表政策，可能以軍事援助的保證公開支持西歐聯盟，並要求增發軍費。（路透十六日電）

這一切究竟爲了什麼呢？爲了「說強硬的話」嗎？說强硬的話爲了什麼呢？當然是爲了追求世界擴展的目的。

用武力追求野心目的企圖昭然若揭，但用武力推行政策的時代究竟已成過去。現在難道還是「第三帝國」或甚至是「羅馬帝國」的時代麼？

美國人民是不要戰爭的。華萊士因爲號召反對戰爭的政策，它所領導下的第三黨運動已日益獲得人民的擁護；麥克阿瑟身上因爲充滿着好戰的火藥氣，所以他一宣佈競選，就立刻引起反對麥帥競選的運動。這還不够明白麼？

新「神聖同盟」

從倫敦、布魯塞爾到巴黎，作爲馬歇爾計劃的西歐聯盟，正依照着華盛頓的時間表，有計劃地一步步的進行着。倫敦會議制服了法國，完成了分裂德國的初步；在布魯塞爾會議中，又由英法制服了荷比盧，把五國緊縛上一道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紐帶（五國同盟十七日簽字），以作爲西歐聯盟的核心。十五日，隨着五十三億援歐案在美國參院中的通過，十六國經濟會議又在巴黎開幕了。

這連續的發展無疑是一脈相通的，馬歇爾計劃是它的指導原則，組成一個由美國控制的包括十六國和西部德國乃至西班牙在內的軍事政治經濟大同盟，乃是最終的目的。

照他們的打算，西歐同盟不會僅以英法荷比盧的五國同盟爲限，據報載，希土兩國也在考慮加入

「牧　羊　人」

，締結七國同盟；北歐諸國和西德也在被拉攏，甚至還有西班牙，德境的美軍司令克萊，最近已到瑪德里了。

十六國的巴黎會議主要據說將討論：（一）十六個馬歇爾國家成立一相等於永久經濟「總參謀處」的機構；（二）接受及批准對歐洲經濟合作進展的報告。更重要的一點，他們將以十六國會議爲擴大西歐同盟的踏腳石。

打算如此，事實如何呢？這火藥味的西歐大集團，是否就能順利的完成，而能毫無困難呢？

困難重重。第一，作爲西歐同盟重要支柱的法義的局勢，就在未定之天。四月十八日是一個重要的關頭。這一天義大利將舉行總選舉，杜格里雅蒂領導下的義共與南尼領導下的社會黨左翼，得人民的擁護，聲勢浩大，極有操勝券的可能。義大利是地中海的一隻長靴，她的動向，對於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有重大的影響。美國務院最近向義政府發出警告聲明如民主勢力在選舉中佔優勢，義國即得不到美援。這一警告是否能收効，固然成問題，而且因此反激成了義國人民對於美國的反感。如最近羅馬婦女三萬人遊行示威，大喊「打倒原子彈」，便是明證。據報載，義大利的富翁們已紛紛整頓細軟貴物，準備拔脚逃往外國，這可見他們對總選如何的毫無把握，如何的充滿了敗北主義的心理。

至於法國，情形也並未比義國和緩些。有位美國記者說許曼政府具有「大胆的勇敢」和「根本的弱點」。所謂「大胆的勇敢」，則正如報上所傳，許曼政府已不惜與戴高樂合流， 戴高樂的報紙也對它表示好感，但這也正表明了許曼內閣「根本的弱點」。在巴黎會議的前夕，法國北部煤礦工人三萬人已於十三日開始罷工，這是法國人民反抗馬歇爾計劃的春季攻勢的第一聲。以後恐怕是方興未艾呢。

法義是被目爲西歐集團的支柱的，假如支柱折斷了，西歐集團還能剩下什麼呢？

其次，西德人民對於美英不徵他們的意見而遽行分裂德國，都感到極大的不滿。據美國「民族周刊」駐歐記者台爾伐育說，德國人民要求統一的意志，從未有如今天的強烈。美英反其道而行之，怎麼會引得起好感？美國「復興」西德的計劃，絕不包括改善德國人民的生活，例如最近由於糧食缺乏，西德工人曾紛紛罷工。克萊將軍雖然開了支票，說糧食狀況可以改善，這支票卻是「空頭」的。甚至德國一位有名的牧師尼莫拉(Martin Niemoeller)也在公開痛斥美英的佔領政策了。

魔道

再則，美英「飢不擇食」的手段，必將愈來愈深地招致西歐人民的反感。已經有了希臘，現在又要拉西班牙了。駐德美軍長官克萊已到了瑪德里；在巴黎會議中，葡萄牙的代表公然說：「我眞不懂怎樣可以把西班牙那樣的國家，長久摒棄在我們討論之外」。是的，西歐人民是懂得佛朗哥的西班牙是怎樣的國家的。

再說英國。工黨政府固然已放棄了傳統的均勢政策，而在美援支持之下，從事組織西歐集團的努力，但英國自身的經濟危機與日俱進，國內人民覺醒與反對的力量正日益增強。貝文雖自稱是「天然的樂觀主義者」，但他能否違反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不顧英國人民的利益，一意孤行下去，也自是大成問題的。

總而言之，西方聯盟是一種軍事的聯盟，是一種新的「神聖同盟」。一百多年以前，梅特涅與沙皇亞歷山大等的「神聖同盟」不能不失敗，今天邱吉爾馬歇爾和貝文等的「神聖同盟」就能成功麼？

捷克外長自殺

三月十日，捷克外長馬薩里克(Jan Masaryk)跳樓自殺。這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和捷克全國上下的悲悼。十三日舉行國葬，捷總理高德華發表演說稱：「我們現在已逢着一樁非常可悲的事情。……他自殺的噩耗，好像一個晴天霹靂，對我本人和他的所有友人都是一個可怖的打擊。」

馬薩里克爲「捷克之父」前捷克總統馬薩里克之子，是有才幹的外交家，向任捷克外長，這次捷克內閣改組之後，他是留任的非共產黨員的閣員之一。不久以前，他還發表談話，表示願意爲人民繼續工作，態度積極而樂觀。但據說因此常受共西方友人不斷的責罵，指斥他「貪圖戀棧」。無怪乎英國文豪蕭伯納說：「……他的慘死，我們應該負一大部份的責任。」

據捷克新任外交部長克雷孟提說：「馬薩里克是一個極端敏感的人。一度以他的朋友們自居的那些國外人士的下賤勾當，曾使他感到很大的傷心。……馬薩里克做他偉大父親的兒子毫無愧色。雖然馬薩里克已經死去，但他獨具的性格將和我們永在，正如他所成就的事業必將永在而嘉惠我們人民共和國。」

但在另一方面，馬薩里克的自殺卻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很大的「震動」。引起了各種紛紜的揣測

。西方的政治家由此而大做「文章」。

照我們看來，馬薩里克的死無疑是一個悲劇。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和遠大的眼光，他也有西方資本主義的傳統。正義感使他願意爲人民而積極工作，使他厭惡一切危害人民政權的陰謀份子，這些人縱然會是他的老友。看他死前樂觀的願意爲捷克人民奮鬥的談話，可以證明這一點。他與高德華內閣的意見是一致的，否則他即使要想如別人所誹謗他的「貪圖戀棧」那有可能？否則政府怎會畀他以外長的重任？從這次捷克全國上下對他隆重的哀悼和國葬，從那和他同樣出身的貝奈斯博士至今被崇奉爲一國的元首，可知要從這方面來扯到國際政治對壘的謀略上去，實在缺少健全的理由。

那末，馬薩里克爲什麼自殺呢？假如允許推測的話，那末，「西方友人不斷的責罵」，可能大大地傷了他的心。上面說過，他是有西方資本主義深切傳統的，這一傳統使他周圍擁有這方面的許多友人，而這些友人，現在很多都去幹着使他傷心的「下賤勾當」，何況他又是「極端敏感」的人？凛然的大義固然使他克服了私人間的感情，但私人的感情終於又使他魂牽夢縈，這是他的痛苦處。這可能使他失眠，據醫生說，失眠所引起的神經衰弱，往往會是自殺的動機。

漁翁樂　德國畫家眼中的美國

這不但是馬薩里克的悲劇。在這激烈的歷史變革的年頭，這也應該是一切好心腸的人們的教訓吧。

減低日本賠償計劃

美國放手扶植日本，已具體的見之事實了。據合衆社十五日電稱：

美陸軍部長羅雅爾十五日宣佈：「美國政府將派遣實業代表團前往日本，研究重建日本使其自給自足的辦法。代表團定十七日啓程，其主要代表有陸軍部次長德立巴與斯蒂倍克公司董事長霍夫曼等。代表團將與麥克阿瑟元帥及耿南（國務卿馬歇爾的主要政策設計人）舉行會商，在日本逗留十天後並將前往朝鮮與美佔領軍司令霍奇進行磋商。」據此間一般解釋，此舉實爲美國改變對日政策的第一步具體措置，象徵美國將減少其對日本的賠償要求，並積極建立日本的出口工業與市場。美陸軍部方面說：「陸軍部長已飭令該代表團研究一切現有的計畫，以促成日本的自給自足，並減輕美國納稅人所肩荷的佔領費用。出口貿易的擴大（尤其是紡織業方面）以及斯揣克國外事務諮詢委員會最近對工業賠償所提出的建議，都將特別予以考慮。」

這就是說，美國決心要復興日本經濟，決心要減低日本的賠償，來替日本掃除復興經濟途上的障礙。減低多少呢？據三月一日美國國外事務諮詢會發表的報告書，主張「除基本戰爭工業外，一切日本生產設備，皆不可移去賠償。」

關於日本的賠償，最初有鮑萊的計劃。該計劃依據一九二六——三〇年的日本生活水準，決定何者賠償，何者保留。後來有麥帥的折衷案，把鮑萊的賠償額打了一個六折到六五折。去年，麥格羅公司董事長斯揣克建議，賠償額僅及鮑萊計劃的百分之三十。此次美國新計劃，是將麥帥折衷案再減百分之三十三，即減到鮑萊計劃的百分之四十，與斯揣克的建議差不多了。用具體的數字說，以前決定拆遷的工業設備共值二十四億六千六百萬日元，現在要減至十六億四千八百萬日元，以中國應得半數計，我們就要損失約合現在法幣八十萬億元以上！（見三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如其照減少賠償百分之三十三推算，日本保留的工業基礎，已非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平均水準，就重工業說，將爲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的水準。日本的戰爭潛力，將與「七七事變」前夕相等！（同上）

江淮河漢之間

在中國，烽火愈燒愈烈了。戰事的重心本在東北，但自永吉四平之後，號稱電都的小豐滿又繼了鐵都（鞍山）的命運。現在孤懸關外的大城市惟長春與瀋陽。看情形，今後的戰爭重心，當在江淮河漢之間了。

江淮河漢間的事情，一直在美國議會裏熱烈討論着。各位將軍替援華案「作證」的對話，已逾洋洋數萬言的巨帙（載三月十五日十六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從這冗長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一貫的迂迴曲折的發展。美國對華政策是從來不變的，不過現在已從曲線到直線，從隱約到明朗了。借用美國衆院外委會主席伊東的字句說，現在的問題是在如何灌注更多的水，「使薩哈拉沙漠上出現草原」而已。

但直線中還是有曲線的。馬歇爾國務卿便是一位喜歡曲線的人物。當三月十日馬歇爾聲明太平洋的剩餘物資上半年可全部運華後，十一日他又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美國仍主張中國政府組織基礎應加以擴大，並羅致共產黨在內，當前問題則爲共產黨已公然稱兵反抗南京政府，此問題如何解決，須中國政府自行決定，並非美國所能指示」云云。

但第二天，杜魯門總統卻趕緊又加聲明說：「美國不欲在中國有一共產政府……美國雖希望中國政府擴大基礎，但此係指容納自由主義派人士，而非共產黨。若謂美國對華政策主張中國政府容納共產黨，余實不知。若然，則對於本人爲一種新聞。……」

從字面上看杜魯門的話似乎與馬歇爾的話有出入，其實這不過是直綫與曲綫的不同處，「無驍宏旨」的。去年三月，杜魯門宣佈了杜魯門主義，這是直線；六月，馬歇爾宣佈了馬歇爾計劃，這是曲線；但其實馬歇爾計劃不過是杜魯門主義的延長。這一次卻倒過來了，杜魯門的直線把馬歇爾的曲線拉直了。這一小小微妙處，倒是很有趣的。

此外，原子筆大王雷諾率領的積石山探險隊來了，宋子文主席的日本顧問堀內干城也來了，關於崛內，本刊另有短文介紹。三，十七。

論國際新危機

高蒙

一 危機的醞釀

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三年中間，每年年頭，都有一次「國際危機」的醞釀。就今年的情勢而言，危機的性質，比以前兩年的是更其嚴重了。但是，就這些危機的醞釀情形而言，其背景却都是一樣的。

這裏，首先我們對於戰後世界危機的本質，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這危機的發生，主要是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舊的勢力被毀壞了，新的勢力生長了起來，而在戰爭結束以後，代表舊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至法西斯殘餘的勢力，不願見到新的人民民主力量的生長，企圖阻止它，打擊它，把世界拉回到戰前的舊秩序去，因而發生了新的與舊的、前進的與後退的兩種勢力的碰擊。戰後三年來每一次國際危機的醞釀，都是表現着舊的落後勢力對於新的進步勢力的反攻。但是，在每一次危機所表現的鬥爭中間，舊的都是失敗了，新的勢力總是勝利了，而且更加長大起來。由於一次次的失敗，舊的勢力的反攻，也就更加不顧一切。這是今年醞釀中的國際危機所以比過去兩年的更其嚴重的理由。

試看三年來危機發展的情形：

一九四六年——戰爭結束後的第一年。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會議中，四强外長的協議本來已給戰後世界政治打開一條光明的道路。然而，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從蘇京回到本國，首先受到反動勢力的猛烈攻擊；二月間，邱吉爾訪問美國，在富爾敦發表了攻擊蘇聯「鐵幕」的演說；三月初，貝爾納斯立刻改變了腔調，宣佈「對蘇强硬」（get-tough with Russia）的外交。這樣，戰後美蘇的合作，首先發生了裂痕。雖然在一九四六年底，同盟國家終於簽訂了對於五個軸心附庸國的和約，然而，所有的反動勢力對於這一協議是並不甘心的。

一九四七年——早在一月間，美國共和黨的外交顧問杜萊斯就發動了反蘇的攻勢，主張建立西歐聯盟，包括西部德國在內。很顯然的，這是分裂德國、分裂歐洲，以至造成戰後世界分裂的最具體的主張。跟着不久，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突然大叫國際危機，提議援助希土，正式提出了對抗蘇聯的口號。在這以後，希臘內戰擴大起來，法義的左翼聯合政府宣告破裂，西歐被拖着更向右轉，東歐的新民主國家也更加緊團結起來。歐洲的分裂是更顯明了。

一九四八年初，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個年頭，由於歐洲分裂的形成，整個的國際形勢是更其黯淡了。一方面，東歐新民主國家間的政治團結和經濟互助，更進一步的加緊；另方面，西歐國家中間的政治動盪和經濟貧困，却更加尖銳起來。西歐的舊勢力是搖搖欲墜了；特別是法國和義大利，快到了爆裂的程度。同時，在全世界，新舊勢力的鬥爭更見尖銳，舊的力量到處都顯出撑不住的樣子。

這樣，作爲舊勢力最後堡壘的美國，從今年初開始，就積極從事於新的國際危機的策動。首先，杜魯門總統在年初對於國會的咨文中，提出了龐大的軍事預算。跟着，一月十三日，美國的空軍政策委員會提出了建立大空軍的報告。一月二十一日，美國國務院片面發表了所謂「蘇德文件」，指責蘇聯在戰時曾和納粹德國協議，用以毀壞美蘇在戰時所建立的同盟國家間的友誼。於是，在英國方面，也立刻來了投機的響應。一月二十二日，貝文外相宣佈在當前情勢之下，英國不能不跟着美國走，它不準備再做美蘇之間的「橋樑」了。下一天，英國好戰派的領袖邱吉爾立刻給貝文叫好，而且更進一步，主張美英及早跟蘇聯「攤牌」，趁着在一兩年內蘇聯還沒有原子彈的時候。

本年一月中間這些反蘇的策動，許多人是不大注意到的。事實上，後來的捷克「政變」與蘇芬談判，正是美英這些政治與軍事上反蘇策動的當然結

果。蘇聯與東歐的新民主國家必須把它們的樊籬紮得牢固起來。因爲，祇有這樣，它們才能對付「提早攤牌」與第三次大戰的恫嚇。

二 戰爭的危機是存在的

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了當前國際危機醞釀的背景。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這樣世界分裂的嚴重危機是否眞的會導向戰爭呢？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在戰爭恫嚇的中間，戰爭的危機是存在着的。正如華萊士的說法，三年來，杜魯門總統已經造成了三次「人爲的危機」，而現在，一種「戰爭的歇斯底里亞」，確實已經普遍存在了。在這種「戰爭的歇斯底里亞」中間，美國在國內開始了部分的軍事動員的措施，在國外實行了更積極的軍事擴張與軍事干涉的步驟。這種政策所包含戰爭的危險性，確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撇開了邱吉爾與貝爾納斯之流最近所發出的戰爭煽動不談，這裏我們先檢討一下美國與英國所採取的幾種危險的步驟。

第一，是美國的擴軍和龐大軍事預算。在今年初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國家預算中間，美國預算的百分之八十，將是直接或間接用在軍事方面，同時，總統空軍政策諮詢委員會的報告，希望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完成原子戰爭的準備。這可以說是今年美國在製造戰爭危機中兩個最露骨的表示。

這樣的軍事預算對於美國人民要加上多大的負担呢？美國政論家史東（I.F. Stone）在「冷戰的代價」的一文中估計，「在下屆會計年度，美國每一個五口之家所要負担陸海空軍的費用，是三百七十五元美金。」同時，華萊士在「新共和」周刊上「把億萬元投向侵略戰爭」一文中指出：「美國每一納稅人所貢獻的每一美元，其中有八角錢是用以準備戰爭的。而這還是美國重整軍備的開始呢。」

這是當前「冷戰」中一個最冷酷的事實，這是當前「危機」中一個最危險的徵象。爲了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爲了維持世界舊勢力的統治，美國不能不把最大的軍事負担，放在它的人民身上。而爲了使它的人民能够承受這個負担，將有不斷的「危機」宣傳，在人民中間造成一種「戰爭的歇斯底里亞」。

第二，是歐洲的軍事同盟集團的形成。自從去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主義的宣佈，六月五日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到最近西歐五國經濟軍事聯盟的成立，歐洲的分裂是正式形成了。在一方面，去年下半年，東歐的新民主國家已經結成了一個經濟上自給自足的集團；今年初羅馬尼亞以及最近捷克所發生的「政變」，主要是在肅清東歐國家內部政治上的弱點，使它們不致受到外來戰爭勢力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歐英法荷比盧五國的聯盟，主要是在美國的策動之下成立的。最顯明的特徵，這一聯盟不僅具有軍事集團的性質，而且它將被作爲歐洲所有舊勢力聯合的基礎。緊跟着西歐聯盟成立之後，參加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十六國再開會議，決定容納西部德國參加；而且，依照葡萄牙的提議，甚至法西斯西班牙也可能參加在這一集團中間，作爲一個重要的成員了。

把今天西歐的發展和三十年代的西歐情勢來比較，目前的西歐聯盟正相同於當時的斯德萊沙會議。當時英法帝國主義的企圖，是要造成西歐的軍事政治同盟，把戰敗國德國容納在內，共同反蘇。今天，美國對於歐洲政策最重要的一着，是不僅僅策動西歐五國的聯盟或者十六國的合作，而更重要的，是把西部德國，包括最重要的魯爾區域在內，作爲重建西歐反蘇集團的基礎。但是，正是在這一着上，今天西歐的發展所包含促動未來戰爭的危機，是非常顯明的。

第三，是扶植舊侵略國：德國和日本。上面已經指出，馬歇爾計劃所謂復興歐洲的重心，是在復興德國。就全世界的意義言，今天國際新危機的重心，就是美國爲了建立世界的反蘇陣線，必須扶植舊的侵略國——德國和日本，把它們作爲歐洲與遠東反蘇力量的基礎。而爲了扶植德國，就必須抑制法國，爲了扶植日本，就必須抑制中國；爲了減少對於扶植德日政策的阻力，就必須提高反蘇的宣傳，吸引戰前親德與親日的舊勢力，來支撑扶植德日的政策。這中間所包含的危險性，是非常顯明的。

本年三月五日華萊士在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提供對於馬歇爾計劃的意見，他明白指責馬歇爾計劃乃是「德國第一主義」的計劃。他說：在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美國運往德國美英佔領區的麥子，比運往法義的超過了四倍。」他又說，「舊日納粹的工業家和銀行家，已經重行管理着德國的重工業，和重行佔居政府的重要位置了。」然而，對於這樣的危機，法國的許曼與皮杜爾政府却是完全不顧到的。

同樣的事實，也存在於日本。美國國務院對蘇政策的決定者耿南已經前往日本，大規模的扶植日本的計劃，已在進行中。對於中國，對於整個遠東

，這是眞正的國際新危機的信號。我們必須認識，不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傳如何熱烈，眞正的第三次大戰危機的成熟，必須在扶植德日重行武裝的計劃完成以後。

第四，是武裝干涉各國革命的政策，現在也是一天天的露骨和加緊了。一年來杜魯門主義在希臘的實施，是最顯著的證明。從最初美國援助希土的四億元借欵，到後來的派遣軍事顧問，再到最近的准許軍官往前線參與作戰，顯示着美國已經一步步參與入希臘的內戰。同樣的武裝干涉，也將發生於世界的其他地方。然而，希臘的內戰非但沒有結束，反而已經擴大到全國了。這裏所包含的國際危機，正和第二次大戰前的西班牙，是一樣的。因爲，儘管從一九三六到三八年間，德義法西斯的聯合力量幫助佛朗哥壓倒了西班牙人民的共和政府，然而這一武裝干涉所付下的代價，却是全歐洲人民對於法西斯的加深仇恨，以及第二次大戰的終於不可避免。國際法西斯是在全歐洲人民的反對中被打倒的。

武裝干涉是引導到新的世界戰爭的最危險道路。因爲，舊的勢力固然在聯合起來，而新的人民力量，也在加緊團結起來。把第二次大戰後和大戰前的情形比較起來，人民的力量不知已經壯大了多少。這決不是能靠分裂世界和促動戰爭加以解決的。

三　然而，戰爭救不了誰

我們承認了在當前國際發展中間，戰爭的危機是存在着的。然而，我們必須認清，戰爭並非必然會爆發，而且是有辦法加以克服的。

在當前國際危機發展的中間，存在着幾個重要的矛盾。這幾種矛盾，可以延遲戰爭的爆發，也可以幫助世界人民的力量克服戰爭的危機。

第一，在當前兩大世界集團的中間，美國所領導的舊勢力的集團，其內部包含的矛盾，遠過於蘇聯所領導的新勢力的集團。最大最致命的矛盾，是美國爲了策動世界性的反蘇戰爭，必須把扶植德國和日本作爲它政策的核心，因爲，無論從歷史背景、戰略地位、或工業基礎講，這似乎是一個必然的結論。然而，扶植德國，必然得罪歐洲其他各國，扶植日本，必然威脅遠東其他各國。這將會產生無限的矛盾與鬥爭，其結果，不是德日先把它們的侵略力量，加於歐亞其他較弱的國家，就是美國利用了德日作爲它世界擴張政策的武器，因而造成與世界極大多數國家的敵對。

第二，不管一些宣傳家怎樣誇大蘇聯對於世界的威脅，美國是很清楚地知道蘇聯是決不會發動戰爭的；目前許多誇張蘇聯侵略企圖的宣傳，顯然和美國許多政府領袖以至專家們的估計，發生了矛盾。就在本年一月二十日，美國陸長羅雅爾表示：「根據我的意見，西歐並沒有立即受到軍事侵略的危險。……在歐洲，除了政治的進取以外，不會有別的事情。」聯總的斐希（John Fischer）根據他在蘇聯工作的經驗寫成「爲什麼蘇聯人這樣做？」一本書，客觀地指出，即使蘇聯要想戰爭，在十五年內也不會準備完成。美國商務部的蘇聯司司長羅伯斯（Ernest G. Ropes）也曾經肯定地說：在至少二十五年，或者五十年之內，「美國不用担心蘇聯成爲可能的敵人。」本年二月六日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周刊中，也強調地指出蘇聯在工業上還落在美國之後，它決不會對美國發動攻勢的戰爭。

上面這些論調，雖然有一部分的動機，是在於強調目前蘇聯的「弱點」，暗示美國可以趁早發動戰爭。然而，有二點是確定的：一、蘇聯不要戰爭，如果美國發動戰爭，則侵略的責任，將在美國方面。二、蘇聯如果被攻擊，它的防禦力量將是非常強的；上面所引「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告」周刊的分析，也認爲：「目前蘇聯的力量，在於它的巨大人口和地理位置，那差不多是無法侵入的。」正因爲這樣，儘管邱吉爾與貝爾納斯之流鼓吹及早發動原子戰爭，而美國和他國的當局，不能不採取審愼的態度。

第三，在當前世界新舊力量對比發展的中間，舊的力量只有步步的衰退，新的力量却是着着的進步。三月五日華萊士在美國衆院外委會中提供了幾個極可寳貴的數字。他說：「東歐國家雖然在戰爭中遭受極大的損失，而它們的復興已遠過於西歐各國。把一九四七年十月的鋼鐵生產，和一九三七年的每月平均數相比，結果是這樣：在西歐，比國減低百分之三十五，法國減低百分之十四，義大利減低百分之十二；而在東歐，捷克增加了百分之十，波蘭增加百分之十九，匈牙利增加百分之一。而這樣的對比，還是在西歐獲得美國的大量援助，東歐遭美國的嚴密封鎖之下出現的。」

上面所說的顯明的對照，指示着世界新舊兩種力量發展的截然不同的前途。同時，正由於一方面在不斷地生長，另方面在逐漸地衰退，西歐今天確實是面對着不可避免的「危機」了。這「危機」，就是在人民的選擇之下，他們將決定丟去那舊的，選取那新的。在今後一二個月的法國與義大利選舉的中間，人民民主的力量可能猛烈地抬起頭來。在義大利，這種趨勢已經非常顯明了。而這對於整個西歐局勢的發展，將有決定性的影響的。

「單靠美元已不能挽西歐的局勢了」，英美方面已有人鼓吹採取軍事的行動。這是當前國際新危機的眞相。然而，把希望寄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們，最後恐怕要落空的。因爲，新的戰爭什麼時候會來，它究竟會不會來，誰也保不定，而世界新舊兩種勢力的昇沉，是確定了的。

……略力量，加於歐亞其他較弱的國家，就是美國利用了德日作為它世界擴張政策的武器，因而造成與世界極大多數國家的敵對。

……行動。這是當前國際新危機的眞相。然而，把希望寄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們，最後恐怕要落空的。因為，新的戰爭什麼時候會來，它究竟會不會來，誰也保不定，而世界新舊兩種勢力的昇沉，是確定了的。

揭開「西歐聯盟」的面紗

梅碧華

一

提起西歐聯盟，我們想起了當年叱咤風雲的希特勒。他用火焰與刀劍征服了幾乎全部歐洲之後，曾經一再宣佈要建立「歐洲協同體」；希特勒是要強制他所掠奪的國家與領土，組成法西斯主義的「歐洲新秩序」。如所週知，他的夢想是以可恥的失敗結束了。

停戰以後不久，邱吉爾又在著名的富爾頓演說中，吹起了「西歐聯盟」的魔笛。這個「西歐聯盟」是符合於英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的。接下去，杜魯門主義在歐洲的一章——馬歇爾計劃，便使邱吉爾的夢想賦有了實質的內容。不過，邱吉爾所希望的還是英美的共同領導，而杜魯門——馬歇爾的設計，卻是要由美國單獨肩負這個責任了。

又是不久以後，貝文一聲急呼，要組織「西方同種的靈魂」了。邱吉爾對於保守黨外的同志，立刻予以無限的讚揚；祇是保留一點，說是不要提什麼統一的「社會主義的歐洲」。其實，這一點保留也是多餘的：「社會主義」的工黨份子正在領導一個反人民、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十字軍。他們得到美國的批准，他們深知美國主子是不要什麼社會主義的。

去年七月的歐洲十六國經濟合作會議，是向「西歐聯盟」走了第一步。今年三月，十六國的第二屆會議是第二步。在這第二步之前，倫敦會議與布魯塞爾會議完成了鋪路的工作。

二

華盛頓的政客和紐約的大亨選定了魯爾，他們打算先征服了西德的大亨，然後在他們的協助之下去控制德國，再使英國有相當的權限去調整在西歐的地位，並且加強因此而聯合起來的力量，在表面的形式上是以西歐對抗東歐，在實際上卻是為了反抗無論是東歐或西歐的進步與民主的力量。美國實行這樣的對歐政策的綱領，必然不是使西德去依附西歐，而是使西德恢復對西歐的支配。西德是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基地，魯爾就是開設在這個基地上的兵工廠了。

在我們分析西歐聯盟之前，我們應該先說說分裂德國的倫敦會議。這個倫敦會議不祇是把波茨坦協定的基本精神破壞了，而且是把同盟強國所同意設置的外長會議最後地取消了。美英法獨斷獨行的秘密會議成為代替四國外長會議的永久機構了。美英法秘密協商的，雖然同樣的還是這個德國問題，但已經不是處置德國，而是復興德國了。

倫敦會議的重要結果，就是承認西德與西歐在經濟生活上必須有密切的聯繫，使西德對西歐的經濟復興有充份與適當的貢獻。往前發展下去，就是承認西德在歐洲經濟合作會議中也是一個合法的成員，也是馬歇爾計劃的一份子了。關於魯爾區的國際共管，這是一個新的發展。美國原來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國際共管的，現在為什麼又同意了呢？從英國獨管已經發展到英美共管，再發展到國際共管（蘇聯自然不在內），是不會超過美國獨佔資本決定性的影響之外的。在美國掌握了整個西歐經濟生活的鎖鑰之後，允許國際共管魯爾是沒有多大害處的。西德英美法三佔領區可能在實質上合併了，這是倫敦四外長會議失敗後的必然發展，法國不再扭捏作態，決心獻身把自己綁上英美的戰車上去了。法國的改變態度是在得到了一種具體保證之後。它加入三佔領區就是要英美具體保證法國二百家族在西德的利益。法國曾經反對過英美區的合併，反對過英美提高德國工業水準，反對過佛蘭克福西德自治建議。但，到了今天，這些反對已經得到了補償——對法國資本家的補償，而不是對法國人民的補償。眞正的分歧就在這裏，法國資本家情願犧牲國家的安全，而法國人民卻準備不惜犧牲一切以保衛國家最珍貴的主權。

荷比盧的參加倫敦會議是組織西歐聯盟的前奏。假如在貝文建議之初，荷比盧與英法之間還未完全協調的話，美英法允許它們參與討論德國問題的倫敦會議，便是取得協調的必要步驟。荷比盧最初的躊躇不前，並不是考慮到人民對德國侵略者再起的恐懼，三國統治者對於這一點是不會放在眼裏的。三國既然參加了馬歇爾計劃，它們的對德政策便祇有走上美國所安排的道路。荷比盧與美英法在倫敦會議裏取得了一致，組織「西歐聯盟」的小障礙便迅速地掃清了。

三

「西歐聯盟」是以英國爲主角的，但導演人却是美國。無論英美之間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還存有或大或小的矛盾，美國今天却必須領導英國組織這個「西歐聯盟」。

「西歐聯盟」是不以針對德國爲目標的。假如再以針對德國爲目標便不合時宜了，便與復興西德的馬歇爾計劃牴觸了。因此，西歐聯盟便不能以英法鄧寇克協定爲藍本。同時，鄧寇克協定的內容也必須另以全新的內容來代替了。這樣的結果，西歐聯盟便不會有一絲一毫排斥西德，而是以復興西德爲目標了。參加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十六國，除掉英法荷比盧之外，都不會反對以復興西德爲目標。因此，西歐聯盟是門戶洞開，等待着義、葡、瑞、挪……這一羣的。

「西歐聯盟」是五國軍事聯防性質的，其中規定倘使有「侵略」事件發生之時，各締約國得自動地予受「侵略」者以軍事的援助。本月上旬，曾經傳說「西歐聯盟」本來沒有規定軍事互助的條欵，祇是給軍事同盟奠定了一個基礎，等待斯堪的那維亞諸國的參加。然而，由於英法最後提出了軍事互助的建議，「西歐聯盟」終於是軍事性質的了。這最後的一個發展完全是美國鼓勵出來的。早在一個月間，美國那邊的福萊斯特、巴魯治、杜萊斯等人就認爲有予「西歐聯盟」以軍事援助的必要；杜魯門完全贊成巴魯治的意見，馬歇爾也承認國務部正在研究這個計劃。到本月上旬，「西歐聯盟」瓜熟蒂落的時候，美國那邊予以軍事援助的表示，又先後傳了過來。荷比盧三國早就認爲「西歐聯盟」應該和泛美聯防協定建立聯繫，因爲任何西歐組織最後一定需要美國的軍事援助；英法也看準美國的軍事援助是不會太遲延不決的。與其將來再以另外的形式，補充「西歐聯盟」的軍事性質，還不如趁早予以完成，來得乾脆。這軍事聯盟當然不是針對德國的。揭開了「西歐聯盟」的面紗，一望可知是針對蘇聯和新民主國家的。這樣的目標無疑的是非常危險的，是走向戰爭的。「西歐聯盟」在軍事上不是防禦的，而是進攻的；不是防止侵略的，而是準備侵略的。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必然會來強化「西歐聯盟」中的軍事成份。英美之間在戰時組織起來的聯合參謀部並沒有解散，以後又繼以兩國軍備的標準化，世界戰略網的相互配合……將來，祇要英美之間在軍事互助方面再進一步，美國便可以通過英國強化「西歐聯盟」的軍事成份了。

「西歐聯盟」規定的經濟條欵，我們還沒有看見。想像下去，五國的經濟合作自然都是在馬歇爾計劃範圍之內的，美國所安排的歐洲經濟合作，要以五國的經濟合作爲最積極的一環。荷比盧之間早已成立關稅同盟，法義關稅同盟新近也已成立，「西歐聯盟」的五國自然要規定一些辦法去適應這兩個關稅同盟，以便使在馬歇爾計劃的名義之下進入西歐的商品，能够相互調節；運交美國的戰略物資也能够適應美國的需要。「西歐聯盟」中的英法荷比都是世界上的殖民帝國，它們自然也要把殖民地的人力、物力組織起來，一方面是支應宗主國的經濟，一方面是協同一致地對殖民地實行更殘酷的經濟搾取和政治鎮壓。

四

英國組織西歐集團，有恢復歐洲霸權的企圖；英國組織幾個殖民帝國，有抵禦美國經濟侵入的企圖；英國是在努力保護帝國的殘局，反對美國的蠶食，或許還要突圍出去，恢復過去時代的地位。但，在英國自已變成了美國的「小夥計」的今天，英國是很難有所成就的。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勢力已經到達了空前的規模，美國絕不會讓英國或法國共享自已的權力。美國的看法還要更遠，美國是要壓迫英法在西歐犧牲各國人民的主權，實現西歐的「天下一家」。英法祇不過是靠一些佣金過活的經紀人而已。

美英法三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是不會在今日的協調關係中消除的。它們的衝突還有待於更重大的變遷以及更進一步的危機。這樣便會改變它們國家力量的對比，也就是作爲「小夥計」的英法將遇到更嚴重的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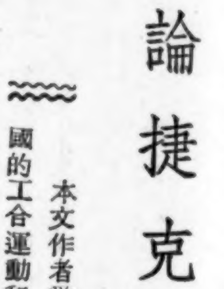
戴高樂主張由法國領導組織「歐洲自由國家」集團，人民共和黨的許曼．皮杜爾，社會黨的勃魯姆、賴馬迪，終於是要和戴高樂同流合汚的。在英國，保守黨、工黨（連「叛黨」議員格羅斯曼在內），自由黨若干議員正在倡議組織「歐洲民主聯邦」，乾脆地把若干主權國家降爲一個「邦」的地位。英、法、比、荷等國保守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的歐洲聯邦主義者，五月間將在海牙開會，把歐洲拖進更深一層的死淵。他們認爲目前的「西歐聯盟」還是舊式的結合呢！

馬歇爾說，西歐的這些人們「是在嚴肅地互相協調以求行動的一致，是保證他們正在放棄強烈的國家觀念與傳統，而爲全體着想……」（二月十三日美新聞處電）馬歇爾是在強制西歐人民放棄以及犧牲國家主權，來服從華爾街獨佔資本家這個「全體」。「西歐聯盟」必然失敗的決定性原因，就在這裏。歐洲各國人民曾經支付了一切代價去反對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難道他們會接受另一個奴役歐洲的計劃嗎？人民的聯合反抗必將擊碎「西歐聯盟」，而代以各國人民之間的民主的、友愛的和互助的和平合作。

論捷克事件

美・Israel Epstein
葵軍 譯

本文作者愛潑斯坦，係美國名記者，居中國多年，戰時曾協助中國的工合運動和國際宣傳工作，近著有「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



許多美國報紙都說這次捷克內閣的更迭，乃是希特勒征服捷克的再版，不過這次征服者卻是蘇聯了。他們又說這次捷克共黨「攫奪政權」，也和納粹當時取得德國政權的手段「如出一轍」。

報紙編輯和新聞記者把這一點用頭號黑體鉛字和使人引起高血壓的形容字大加渲染。舉一個例，在內容豐富篇幅浩大的紐約時報的社論中，沒有人會想到在另一版不注目的報屁股上，正刊載着該報駐布拉格通訊員羅斯（Albion Ross）的報道。羅斯於二月廿九日寫道：「當非共產黨員的捷克總統貝奈斯和外長馬薩里克在新閣中繼續執政時，他們已反映了『這個國家多數人民的眞正意見。』」在這兒美國的編輯先生們，看來似乎比在捷克的還知道得更多哩。

捷克是不是像德國一樣眞的被蘇聯所征服的呢？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強迫捷克人開放他們的邊境，讓他的軍隊開進捷克，併吞了捷克，並大部歸屬在他的第三帝國內。今天卻從來沒有消息說起有一個士兵跨越任何國境，更沒有隊伍開赴邊境增援。捷克政府仍舊在那兒將捷克人民自己重新安置在捷克政府的職位內。

看看他們第二個指責如何吧，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說捷克和納粹的「征服型式」，兩者幾乎「極難分辯」。它說兩者都奪取了工業的控制權——希特勒用的方法是：把它們組織在納粹統治下的雇主聯合會中，而捷克總理高德華，卻是把工業國有化並組織一支『工人』軍。」

紐約時報撒了一個大謊。希特勒是和德國大企業家合夥的，這些大企業家又是希特勒「工業聯合會」的頭腦，最近正在盟國法庭以戰爭罪被控。捷克沒收戰時與納粹合作的大企業家財產，並非在上星期，而是早在一九四五年當希特勒被逐出捷克由非共產黨握政的時候。斯格里普・霍華特一九四七年的年鑑上曾說捷克的銀行、保險、工礦、國防、鋼鐵企業、電力公司和所有工廠，凡職工人數在三百至五百以上的一律收歸國有，這些工廠佔捷克工業的百分之六十五。上星期，這一個程序更進一步地實行了。所有工人在五十以上的工廠，也一律同樣國有化。只有小規模的私人企業保留不動。

這是眞的，捷克政府在職工聯盟的一致支持下，組織了一支工人軍，以保證閣潮的進行免生意外。你若回憶一下，希特勒的處置方法可就完全不同了。他開始時就解散了德國職工聯盟和親納粹的工人防衛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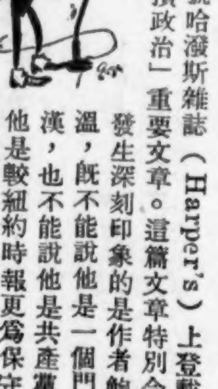
新的捷克政府，在貝奈斯總統以下，共產黨的總理仍舊和非共產黨閣員共同執政，大田地也仍舊分配給佃農和小農。紐約時報說，捷克農田現在不得超過一百二十五畝以上。單是這一點例子，就不能從納粹的行動中找出一點事實加以比較的。

紐約時報指責說，無論如何，今天的捷克政策，是和納粹相像的，這包括種族的侵略。它胡說八道地稱：「希特勒藉大德意志之名而行反猶之實，斯拉夫共產黨則藉泛斯拉夫主義之名，而行反德反匈之實。」事實是希特勒出於獸性的反猶主義，屠殺了六百萬手無寸鐵的猶太人。捷克僅僅驅逐了德國和匈牙利侵略者和曾經幫助軸心國的這些國籍的當地居民。

美國報紙和國務院悼念着昔日包括「私人企業」右翼份子的捷克政府。但也就是這個政府，不是新的，因爲包括左翼份子在內，去年它向美國的貸款申請被美國政府拒絕了。另一方面，華盛頓貸款給希臘等國，美國報紙卻竭力支持，在那些國家中，職工會事實上已不被存在，而罷工者也格殺勿論。一個馬歇爾計劃的主要受惠者——法國政府，動員了七十萬軍隊以擊破去年十一月的總罷工。美國政府是不是像對捷克一樣提出抗議呢？沒有。

將軍們的美國

美・Hanson W. Baldwin
杜若節 譯



去年十二月號哈潑斯雜誌（Harper's）上登載一篇題作「軍人干預政治」重要文章。這篇文章特別令人發生深刻印象的是作者鮑爾溫，既不能說他是一個門外漢，也不能說他是共產黨。他是較紐約時報更爲保守的該報軍事分析家，並且也許是他所選擇的這一部門中有崇高地位的美國非軍人出身的專家之一。

鮑爾溫在文中列舉事實，指出軍人操縱美國生活勢力日增，美國逐漸走向「警備的國家」。茲節譯該文大意如下：

海陸軍人身踞主要文官職務，或傳統上應由文官担任之其他職務，其範圍的廣汎，從下列名單即可看出：

德境美佔區總督	克萊將軍
陸軍次長	德萊潑少將
駐巴拿馬大使	項因斯准將
駐南非大使	霍爾康將軍
奧境美佔區總督	寇易士中將
駐比利時大使	柯克海軍上將
總統私人顧問及私人參謀總長	李海海軍上將
日本總督	麥克阿瑟將軍
國務卿	馬歇爾將軍
陸軍部長	羅雅爾准將
助理國務卿	薩爾資曼准將
駐蘇大使	史密斯中將
中國特使	魏德邁中將

堀內干城是誰？

丁　方

報載廣東省政府主席宋子文，聘請了一個名叫堀內干城的日本人，充當廣東實業公司顧問，引起很多人的重視。

堀內干城是誰？我想熟悉中日間過去外交關係的人，一定能夠想得起這個名字；而淪陷時代的上海人，記憶起來一定更清楚。他在中國做過駐天津上海領事，幾任代理公使以至大使。南京僞政府時代，他就是日本駐僞府的「特命全權公使」之一，並兼任了駐上海的總領事。

請看堀內干城的略歷吧：他是奈良縣人，現年五十九歲。一九一五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政治科。一九二四年任外務省通商局祕書，一九二七年任駐英大使館二等書記官，同年並被派遣爲日內瓦國際貿易會議代表，一九二九年轉任駐上海領事，一九三〇年任駐華公使館一等書記官。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間，當駐華公使重光葵、有吉明不在任時，堀內做過四次代理公使。一九三五年中日使館由公使昇格爲大使，當有吉明未到任前，堀內先任代理大使，事實上等於升格後的第一任駐華大使。在代理公使與代理大使任內，適當中日關係日益緊張之際，堀內運用其以武力爲後盾的外交手腕，曾經替日本在中國培植了許多侵略的基礎。一九三八年堀內一度轉任駐澳洲雪梨總領事，惟同年又來中國，任天津總領事兼大使館參事官，處理與華北僞府間的主從關係。一九三九年一度任外務省東亞局局長，同年又轉任爲南京僞府的上海總領事，次年一九四〇年，日本與南京僞府樹立所謂「正常」的外交關係，派遣阿部信行任駐僞大使，堀內干城任公使，仍兼上海總領事。其後本多熊太郎、重光葵相繼任駐僞大使，堀內始終留任公使兼上海總領事。一九四二年十月日本成立「大東亞省」，調整駐僞府的使節，重光葵任大使，堀內與田尻愛義、鹽澤清宣、岩崎民男分任公使，田尻駐滬，鹽澤駐華北，岩崎駐僞蒙，堀內則卸去上海總領事的兼職，以公使頭銜，副大使身份，往來於南京上海之間。

當時日本對僞府派遣所謂正式大使，多半是撑撑場面的，重要活動却在類似副大使的公使身上。堀內在幾年公使任內（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活躍非凡

在此而外，尙有十三個左右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分別遣往南美全部，牠們像以前受德國皇帝節制的出於一個模型的軍事團一樣，操持着極大的政治軍事權力。

這篇文章的撰寫，並不是在批評這些人當中的任何一個人。他們都是些忠誠的公僕，並且在某些方面，能力也超過普通人。但他們整個地集合在一起，他們就代表一種危險的軍人典型。他們有着共同的指揮及服從的習慣，以及多年軍事訓練的心理狀態，換言之，他們有一種崇尙權力傾向。這就是在重要文官職位中，軍人增多對於未來民主政治，是非常可怕的威脅的原因所在。

造成這種局勢的基本原因之一，是美國業已發生不動聲色但却不顧一切地在作全面戰爭的準備。雖則動員尙未完成，還在其初步階段，然就其最後結果言之，其影響必然是相同的，那就是動員青年，集中政治及經濟權力於少數人之手，而有系統地禁止主要的自由權利。這就是所謂「警衞國家」的實際意義，沒有人能否認這一點，因爲自羅斯福逝世以後，向那個方面發展的最初幾個步驟業已採行，現又在進行宣傳，作第二個步驟的準備。

請讀者注意業已發生的幾件事：

（一）陸軍及海軍兩部業已在合併成爲具有閣員地位的國防部，由一部長主持，其他三部長，如總統願意這樣辦的話，亦可以叫他們參加閣議。這樣一來，使美國武裝力量，在內閣中，有龐大的發言權。

（二）陸軍部的政策、戰略團、以及海軍政治軍事組，由於有一調整委員會的設立，業已與國務部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美國武裝力量的改組，規定一百名軍官參謀團，服務於聯合參謀本部之下。這是模仿德國參謀總部而設，我們知道，德國參謀總部過去成爲德國的眞正統治者，尤其是在俾斯麥以後。此外還有一項規定，設立一聯合統帥（惟海部對此尙未同意），這位統帥，在緊急時，將對於全國生活，有絕對統轄權力。在這次戰爭中，卽使在英國或德國趨於最極端的時期，也沒有發現有這樣組織的必要。

（四）用補助費及較高薪給的方法，軍人勢力深入科學部門之內。在物理學及其相關之部門內他們早加以知識研究的嚴格限制，卽使在不需要有這安全措施的方面亦復如此。

（五）後備軍官訓練團（ROTC）的科程業已擴大與增加。

（六）經過此類組織如海軍工業協會及陸軍兵工廠協會等的從中推動，工業界已與軍人結合起來。工業界通過非正式的會議，遊覽、宴會、或國防定貨等等直接受到軍人勢力的操縱。

（七）其中最危險和最成爲隱憂的或許是美國武裝力量所加於美國人心理上的影響。軍人保持一龐大的同時又是訓練有素的聯絡團，並且在幕後牽線的人，也恐怕是美國最有勢力的人。這些幕後牽線的人旣玩弄一般羣衆，也玩弄國會。他們利用宣傳、壓力、大人物的名義，以及供給國會議員的旅行費等各種巧妙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在軍事費用上，每年用去百億以上，換句話說，就是每人須分担七十元以上的費用；美國維持常備兵一百五十萬人以上，是世界最大的海軍國，最大的空軍國，而陸軍在配備上，並不較任何國家遜色，而在人數上，祇居於蘇聯之次。可是我們時常告訴國民，我們的武裝力量不足。而擴軍措施（如普遍軍訓法案）也已提出國會，要求再在預算案中，加上數十億的費用。

全部景象對於美國人特別感到不安，因爲他們當然不是好戰的，並且他們與傑佛遜有同感，對於實力極大的常備軍，及一切軍事有關之附屬物，都存着傳統的畏懼心理，不過對於這種局勢，美國人自然地消極地接受了。我認爲對於這一點，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個解釋是美國在混亂的世界中，担心她的安全。另一種解釋是武裝力量，是不動聲色的巧妙的盤據於要津，並沒有驚動了美國大衆。但目前已到了敲警鐘的時候，不然，我們就將發現我們有一天會走上德國的同一道路。

今天的美國，實在和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德國有着好多極相似之點。在兩國中間，都有着繁榮的經濟；擴張的世界市場；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龐大的獨佔事業權力日增；統治世界及對世界具有優越感的傾向；信賴武力；強調唯有實力值得重視，我們可能重犯德國不幸的錯誤，這一思想，眞有些令人不寒而慄。

因爲，如果照歷史所指示的事實來講，當一個民族唯有信賴強權，並且把我的命運交付於少數職業軍人的時候，則牠就被註定陷落在牠所恰巧要避免的命運中。美國開國元勳們明白這一點，偉大的美國政治家、思想家也曉得這一點。我們是生存於原子時代的人，在這個時代中，全面戰爭的意義，就是我們基本自由的全面喪失，或整個毀滅的別名。

（原文載Harper's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

，在政治上，操縱僞府，指揮汪精衞、陳公博、周佛海諸逆，奴役中國人。在軍事上，幫助在華海陸軍部，供應軍需，策劃屠殺。不跟軍部有密切關係的人，是無法安居那時候公使的職位的。在經濟上，指導日僞經濟金融機構，到處搜刮物資，堀內與當時日僞的經濟機構，如統制會、貿易會及所謂國策會社等，是經常保持着接觸。又在大使館的名義下，不少地區設有包辦各地政治、經濟、文化大事的太上機關，華中達十三處之多（即南京、揚州、蘇州、常州、無錫、南通、寧波、杭州、蚌埠、徐州、海州、漢口、安慶），都屬堀內指揮的。此外，那時淪陷區人民談虎色變的保甲制度，也是堀內主持。再如當時被稱爲「現地總力戰體制」之一的「上海總力報國會」（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堀內曾以上海總領事的身份，出任會長。該會設有總務、組織、動員、經濟、文化、宣傳等部，並有特務機關、海陸軍部等，上海日本居留民團以及同文書院等特、軍、經濟、文化等各機構的首腦與要員任顧問和幹事，是一個奴役上海人、刮榨上海人的集團，堀內又曾是該會的主持人。

就上面種種事績，可以充分指出堀內干城是重要戰犯之一。可是現在，這個狡黠而陰狠的戰犯，却成了宋子文麾下的顧問了！

巴力斯坦動亂和英美

美・Lillie Shutz

英國駐在巴力斯坦的軍隊有八萬至十萬人，那是現代化裝備的現代化軍隊。但自去年十一月底以來，這個小小的地方卻一直發生着劇烈的流血衝突，那是由阿拉伯高級委員會的「墨夫蒂」（回教大主教）所煽動，而且有着周圍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英國的軍隊或警察，並不加以阻止。有時候，英軍對於猶太人的遭襲擊採取旁觀者的態度，有時候，甚至充當了阿拉伯人的同謀者。

這恐怖的統治是可以阻止的，不致有多大生命的喪失，也不必增加多少的武力。它的繼續應由英國的政策直接負責，這種政策企圖拿巴力斯坦的戰爭，作爲政治恫嚇的一種方式，其眼前的目的，是在打消分治計畫，並鞏固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其長射程的目的，則是替杜魯門主義伸展到整個中東舖道路。

英國爲什麼要與阿拉伯人合謀，從事武裝的打擊猶太人？理由很簡單：

一、貝文及其外交部的屬僚，並不反對略略流些血——尤其是猶太人的血。

二、英國仍想留在巴力斯坦。因此，要造成一種形勢，證明分治的計畫行不通，只有拿貝文的聯邦計畫來代替。

三、假如這點失敗，英國另有她的計畫。他們將允許外約的阿物杜拉（Emir Abdullah）率領那英國訓練和裝備的阿拉伯軍來控制整個的巴力斯坦。這樣一來：（A）阿物杜拉可放棄其併吞敍利亞和黎巴嫩的野心；（B）英國將控制埃及邊境的海法港的奈蓋夫（Negev）和阿奎巴港（Aqaba），不但可獲港口和油管中心的便利，也有了到紅海的出路；（C）阿拉伯聯盟各國，可因此擺脫回教大主教傳統的潛在的控制；（D）把猶太人集中於一定的區域，給予有限度的自治，而英國以保護者的姿態，仍可操縱他們的命運。這樣，阿拉伯暴動的目的——建立一個阿拉伯的巴力斯坦——達到了。英國也可如願以償了。

這不是夢。這是英國駐埃軍事專家克萊頓（Clayton）會同阿拉伯聯盟的領袖所草擬定而爲倫敦所採納的「計劃」。阿拉伯聯盟是英國製造的，而克萊頓則爲出席該聯盟最高會議的惟一非回教徒，美國的國防部和國務院，都熟知這一計劃的。

英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保證這舊有勢力範圍——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的繼續掌握，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護英國的石油帝國，另一方面又可以推進英美反蘇聯盟的計畫。爲了這一目的，就需要有地中海兩岸的根據地，——而這，正是阿拉伯諸國換取暴動支持的願出的代價。

英國戰略的第一個結果，明白表現於一月十五日的英伊（拉克）軍事公約。這是一九三二年條約的重訂，英國由此可獲得空軍根據地、運送軍隊和軍備的便利、派遣軍事技術顧問以及戰爭發生時調動軍隊的權力。

另一個軍事條約剛在和外約但談判重訂。在這一條約之下，外約但不過是一個英國的根據地罷了。

其他的談判，也在與埃及、沙地阿拉伯、敍利亞和黎巴嫩進行中。

英國與美國在整個中東的石油利益，是與他們的軍事利益相「嚙合」的。美國海灣油公司（The Gulf Oil Company）握有科威特油權的百分之五十。紐佳色美孚油公司，握有伊拉克石油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最大的油源在沙地阿拉伯，完全屬於美國的利益。

英國在伊拉克和外約但有了根據地，美國現在在德黑蘭也有一個空軍根據地了。在離德黑蘭十一哩的達瑪姆（Dammam）附近，一個深水港正在建造中。從外約但和黎巴嫩到敍利亞的錫頓港（Port Sidon），一條油管已開工建設，可望於一九五〇年完成。這條油管每天可自地中海港口供給三十萬桶的油。這些事實，加上英國的宣佈要把居不魯斯島建爲軍事根據地，再加上希臘在聯合國大會中投票反對巴力斯坦分治計畫，就可以明白美國國務院，爲什麼對於這次聯合國巴力斯坦計畫的失敗，竟默無一言了。

自巴力斯坦動亂開始以來，美國就毫無採取行動以協助推進聯合國巴力斯坦計畫的表示。當聯大祕書長賴伊發書詢問五大強國及其他重要國家對於巴力斯坦動亂的態度時，美國卻置之不覆。

去年十二月六日，當聯大通過巴力斯坦分治計畫後一星期，美國國務院宣佈了禁運軍火至中東各國的命令效果如何呢？第一、這只是使猶太人地下軍——「哈格那」（Hagsnah）無法獲得軍火；第二、七個阿拉伯國家毫不受影響，他們仍可從別國取得軍火的。因此這無異是以軍火支持阿拉伯的國家，也就是打擊了聯合國的巴力斯坦分治計畫。

當聯合國討論巴力斯坦緊急形勢的時候，美國國務院近東司長漢德森（Loy Henderson）曾對杜魯門總統說，如對阿拉伯人再施壓力，必將危及我國的國防計畫。最近，國務院又告訴杜魯門，我們已經做了必要以上的事了，我們現在應該等着聽了。

阿拉伯世界如其在道德鼓勵上、軍火供給上和軍隊訓練上沒有西方國家的積極支持，它是無法進行暴亂的。（奥松節譯自一月三十一日美國「民族」周刊）

美國的經濟恐慌何以是不可避免的？（續完）

F·斯騰堡著
韓力攸譯

十二 消費和生產能力之間的距離

假如生產要經常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話，很顯然的，消費非經常提高百分之五十不可。只有這樣，美國的生產機構才能全部使用，所有的工人才能全部就業。過渡時期一旦完結了以後，美國的消費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嗎？坦白地說，一切的象徵指示着消費是不會增加百分之五十的。

現在研究一下，爲什麼？從一九二九大恐慌到第二次大戰前夜，美國工人每一工作小時的生產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五，但在十年之中，生產始終停止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之下，而人民的消費絕沒有和生產力的增加成正比例的提高過。

戰事開始以後，勞動生產力繼續提高，美國總生產在戰時有如此巨大增加的這一事實，主要的是由於過去沒有使用的生產機構的充份利用，特別是勞動生產力自從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巨大的提高。美國今年能生產出比戰前多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品，這當中有三分之二是因爲勞動生產力增加，三分之一是因爲勞動者人數的增加。

在戰爭期間短短的幾年之內，美國的生產可以有這樣巨大的增加，是因爲在戰前的十年之內，美國的生產機構從來就沒有全部充份使用過。在戰爭期間，政府及其戰時需要創造了這增加了的百分之五十的生產品的市場，在和平時期，美國生產機構只有在消費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條件之下才能全部使用。那就是說，美國工人的薪水和工資必須按照一九二九年以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換句話說，美國工人實際工資的總和必須比戰前水準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必須注意，這必須是實際工資的增加而不是貨幣工資的增加，因爲美金的購買力比之於戰前是跌落得多了。

這一增加的比例是和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比例不平行的，這是因爲在戰後時期，無論如何美國的軍費要比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大得多。

現在的問題是，在大獨佔資本掌握着一切經濟權力的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是不是有可能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呢？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種嚴肅的著作曾經認爲這是可能的。不少著作在研究如何把美國的生產再組織一下，以便避免未來的恐慌，維持戰後的全部就業和生產機構的充份使用。所有這些著作都一致認爲要達到此目的，消費品的推銷必須增加百分之五十。但在獨佔資本主義的美國，這件事如何實現，實際工資和薪水如何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對於這一問題，除掉重覆那些腐舊爛調，說什麼大多數的美國人還生活得很壞呀，有很多需要未能滿足呀，爲了滿足這些需要，消費品的推銷還可以大大推廣呀之外，沒有眞正的囘答。

但我們這裏所關心的不是這一類的需要。我們曉得這類的需要實際上是無限制的。我們所關心的這類的需要在我們這一社會裏能被滿足到什麼程度，而這一來問題就變得完全不同了，因爲在我們這社會裏，一切能實現的需求決定於工資和薪水的多少。再重覆一次，沒有一種嚴肅的著作曾經敢於認爲美國的消費可能因爲實際工資和薪水的增加而提高百分之四十。

但另一方面，假定美國國內市場的消費不能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話——百分之四十來自實際工資的增加，百分之十來自軍費的消耗——有了巨大的擴張的美國生產能力是不能充份使用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假定，正如自從一九二九年大恐慌到第二次大戰前夜的這一段時期一樣，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的生產機構最後是一樣不能充份使用的。而這就必然的意味着恐慌。

十三 僅僅是新工業的創造不能阻止恐慌

有人會這樣說，儘管美國資本主義在地理的國內邊疆上，再不能有所擴張，但如用新的生產工具創造強大的新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經濟邊疆依然是可以擴張的。這樣一來，全部就業可以維持，勞動市場上的形勢可以好轉，因此在工資和薪水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一種新的有利形勢可以產生像過去開拓國內市場時一樣有利的結果。

讓我們檢查一下這種可能性，當資本主義開始向全世界勝利展開的時期。資本主義的擴張是伴隨着新工業的創造而俱來的。首先是鐵路的舖設創造出大量投資和獲利的機會，其後是電氣、動力、機械和化學工業的發展。

分裂原子的成功，指示了我們已經進展到技術發明的新階段，這種發明是具有無限偉大的前途的。所有工業機構的再組織和再建設是完全可能的。這種再組織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工業的創造能不能帶來一種新的長時期的繁榮呢？

新工業的創設一般地說對於市場有兩重作用，新工業創造新需要，這種新需要要求一種新的產品來滿足。這種理論以爲最低限度這一點是自明的。但它沒有注意到具有決定性的一點，即我們這裏所研究的不是一般的需要，而是在這種社會裏能夠滿足的需要。因此，當新工業不能增加實際工資和有支付能力的那種需要的時候，它只有在犧牲舊工業市場的情況之下，才能爲它的產品建立一個市場。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到處可以看到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上，新市場之所以可能在不損害舊市場的情形之下建立起來的原因，是因爲這種擴張增加了工人的實際工資和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應該強調，在科學研究的新形勢下，新工業的創造不僅是可能而且是十分有希望的。我們不爭論這一點。但除非這種新工業增加了就業的人數，促成了勞動市場上對工人有利的形勢，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和他們的生活水準，從而加強了那種能夠支付的需要，它自身是不能增加市場上的消費量的。

還有一種可能，新工業的創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影響市場。新工業的創造可能是意味着一種新的巨大的生產機構的建立，完全不管舊的生產機構是多大，被用到什麼程度。假定原子的分裂及其經濟後果，使得煤炭和石油的用場在很多方面成爲不必要了。這樣一來，利用原子分裂作動力的工業可以建立甚至擴張起來——部份地在犧牲舊的煤炭和石油工業的情況之下。因此這些舊的生產機構有一部份要變成廢鐵。在這種情況之下，美

國今天的生產機構能比戰前生產出多百分之五十的產品的這一事實就不關重要了，因爲舊的生產機構因不能賺錢之故已成無用。但另一方面，新工業將需要新的生產機構、新的資本和勞動者，這樣一來，這些新的投資就可以帶來新的繁榮、利潤及整個經濟制度。

爲了了解這一過程，讓我們檢查一下第一次大戰中某一些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有些國家的有一部份的生產機構被破壞了。戰後，這些工業必須重新建立起來。在這種重建過程還在持續的時候，對於生產工具的要求是很高的，工人的就業人數很高，整個經濟制度是繁榮的。生產用品工業在忙碌着，工人在勞動市場上的地位很有利，工資在增加，其結果是消費用品的市場也擴大了。

現在，堅持這種理論的人說，正如同生產機構在戰爭中被毀掉的一樣，新的科學發明產生新的工業，例如原子時代工業上的再組織，其後果是一樣的。有一部份工廠並不是像在戰時那樣被毀滅了的，但由於新技術的應用，這部份工廠落後了，不能再用了。戰爭的毀壞造出一種物理學上的眞空，需要新的生產機構來塡補。新的科學發明，當它發展到可以應用到工業上的時候，不曾造出物理學的眞空，但它却造出了經濟學和社會學上的一種眞空。因此堅持這種理論的人說，其效果是相同的。

對於這種理論和希望有兩個反對的理由。第一、在這種理論可以成立之前，得先證明，新的科學發明在不久將來使工業的再組織成爲必要，要求這樣大的新的生產機構和投資，以致和舊的但依然可用的生產機構一道，能把美國整個經濟制度活躍起來。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認眞的企圖證明過，這大概是會發生的事情，我覺得可以合理假定在原子能分裂能達到工業應用的階段之前，還要做成年的試驗和研究的工作。很值得懷疑，在未來恐慌爆發時候，原子分裂對於工業的作用會有多大。

而且，這種效果能有多大這一數量上的問題是有着決定重要性的，應該一再指出美國工業生產在第二次大戰中的增加，三倍於第一次大戰之時。因此，由於科學發明而引起的現存生產機構的破壞，必須要大到驚人的程度，才能產生出那爲這一理論認爲該有的繁榮的後果。其時，另一個反對的理由又來了。

十四　獨佔資本使恐慌惡化

今天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之內進行的，在這個社會裏工業活動一天天集中，獨佔組織和大公司一天天變得重要，乃至成爲經濟上支配的力量。在過去創造新工業的人，用不着担心那些因新工業之產生而沒落了的舊工業的命運。新工業家賺了錢，常常是很多的錢，用不着担心那些技術上落後的舊工業能不能繼續存在。同樣，當新發明應用到個別工業的時候，應用這種新發明的人賺到很多利，不必關心他們競爭者的生產機構是否因此而陳舊過時了。但在一個集中和獨佔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建立新工業和應用新技術對於老的現存生產機構的影響就大大不同了，因爲一般的說，只有那些控制着舊工業和舊生產機構的大獨佔資本家，才有資格應用新發明和新建立的工業。

換句話說，因新發明和新工業的應用和建立而賺錢的人，事實上就是那些因新發明的應用和新工業的建立而賠本的人，因爲他們的舊生產機構，因此而陳舊了，沒有用場了，這樣很自然的，大獨佔資本家們就會採取步驟，使得這種陳舊化的過程不要進行太快，使舊生產機構完全或太厲害的過時，不能用。

因此，說新工業的創造可以毀滅這麼多的舊生產機構，以致引起一個巨大的新的投資的浪潮和持久的繁榮時期，是很少可能的。

我們已經分析過，第一次大戰前，恐慌之所以能夠比較緩和不是因爲資本的獨佔化，而是因爲在此期間，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有着很大的擴張；但現在，這種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擴張已不可能，或可能已甚微，獨佔資本的集中過程只有使經濟恐慌更加惡化。它一方面限制了新工業的創造和新技術的應用，使其對舊工業和原有生產機構不能有很大作用。另一方面，這種獨佔資本的集中只是加強了上層階級的經濟和政治的權力，從而削弱了千百萬人民的政治經濟地位，它也就限制了從增加人民大衆的消費力方面去擴張國內市場的可能性；獨佔資本的集中是妨礙千百萬勞動者增加他們工資和薪水的主要障礙之一。

獨佔資本的集中過程在兩次大戰之間已有了很大的進展，但在第二次大戰中，這一過程更加劇烈了，這不是偶然的。在戰爭爆發之前各國政府就早已認識了戰爭將是一個工業和工廠的戰爭，軍需生產之全面和迅速的發展是何等重要。在現階段的作戰技術上，軍需生產需要所有大資本家合作，大量生產的原則在戰時迅速地被採用了，因爲它節省原料和人工，但大量生產只有大規模的工廠中才可能，因此在戰爭時期，我們看到，由於生產大量軍需品的必要性，獨佔資本的集中過程到處劇烈化了；在美國，集中和獨佔的過程比任何其他地方快，因爲這裏的條件較更有利於此。因此，接受政府軍火訂單的工廠，大部份是這類大公司和大獨佔組織，因此，反托辣斯運動在戰時中止了，因爲政府不願意得罪這些大公司。在戰爭時期，他們的地位加強了，所有的風險他們都不担任，生產機構的擴張大部份是由政府給錢的，同時這種擴張也就是走上高度集中的一個新階段，因爲這些戰時建築起來的工廠一開始就是規模浩大的。

「除非發展了一種新的共同所有權，這些在戰時由政府出錢經營的，大部份是規模巨大的工廠，到了平時只有政府或者大公司才能有利的接辦。……一半以上的這類新工廠每廠值價都在二千五百萬以上。在政府動用來興建新工廠的一二、○○○、○○○、○○○元中，只有二五○、○○○、○○○元是用在那些每廠所費不過一百萬的工廠上邊的。……「擴充了的工廠」中的百分之七十一，每廠所值皆在五百萬以上。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四，每廠值一千萬元以上。政府動用了二、○○○、○○○、○○○元作爲擴張工廠之用，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以下是用於以一百萬元以下的工廠上面的。」

這種集中過程對於由聯邦政府出錢但由私人經營的工廠而言也是一樣的。「在聯邦出錢個人經營的新工廠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投資是投放到每廠值價五百萬元以上的那類企業去的。對於一百萬元以下的新工廠的投資，政府只批准了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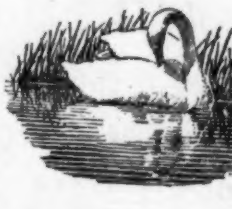
由於受賜於政府大量的訂貨，大公司賺了鉅大的利潤。據估計，美國各大公司所賺的淨利，除掉各種稅額，一九四一年是八十五萬萬元，一九四二年是八十七萬萬元，一九四三年是九十八萬萬元，一九四四年爲九十九萬萬元。

這種巨大的利潤——自然除去各種爲了維持和修理所必須支出的費用之後——只有一部份是由大公司作爲紅利分配出去。例如一九四四年只有四十五萬萬元分給股東，而五十四萬萬元却當作公司盈餘。一九四五年用於生產工具的配備方面的，據巳公佈的數字，約爲五十七萬萬元。「在這總數中，約莫有五十三萬萬元被公司用於新工廠和設備方面」，那就是說，約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在這方面的。

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中，這種高額利潤會有若干減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地加強了美國獨佔更走向高度集中這一事實是不可動搖的。

繁榮．蕭條．戰爭

美・I. F. Stone



華盛頓在一月中旬發表了兩個報告。總統的經濟報告指出了美國已從繁榮走向蕭條；總統的航空政策諮詢委員會報告，指出了美國正在瘋狂地走向戰爭。

經濟報告裏說，卽將到臨的蕭條，已經呈現了所有古典的徵象。通貨膨脹的結果，繼續使工人收入減少，大資本的利潤增加。去年一年間，工人工資收入由三十五億（美元）增至四十億，但是物價的高漲，打消了一切的好處。消費者美元收入的購買力在一年裏面跌落了百分之八，消費者的開銷，是由儲蓄率跌落了三分之一、是在消費者貸款三十一億、是由提取存款三十五億來維持的。「用儲蓄來作目前的生活費用，」經濟報告裏面說，「是一種不祥的徵象。」

對於大企業來說，戰後的通貨膨脹證明了比在戰爭中還可以獲利。戰時獲利最大的年份是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七年納稅前的利潤比一九四三年多出三十五億，但大企業所納的稅却減少了三十一億。一九四七年納稅後利潤比之一九四三高出了六十五億，約達百分之六十五。在某些有利的場合，有些大企業似乎生產得更少，却賺得更多的利潤。例如鋼鐵工業，生產能力比戰時的高峯要低，但它所賺的錢比戰時多。鋼鐵工業在一九四七年最初九個月內，納稅後的利潤達三億二千三百萬，但一九四三年全年所得不過二億另四百萬，一九四四年一億九千四百萬，一九四五年一億八千八百萬。由此可知，減稅並沒有刺激生產量的高漲。

消費者的金元購買力減低，大資本的利潤增高，這之間的關係怎麼能夠維持呢？經濟報告說，這樣的一種關係繼續下去，則消費者不可能吸收全部的生產品。維持繁榮的最大希望是在房屋建築上面，但這一方面的情形却很使人失望。一九四七年新建房屋總量比一九二三到一九三〇年間任何一年的數字要低。價格則比一九四〇年高兩倍。多數房子是爲着收入很高的家庭建築的。經濟報告裏說：「我國經濟需要消費者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是一點也不過份的。

可是這怎樣纔能夠做得到呢？杜魯門總統所要求反通貨膨脹最低限度的十項計劃，國會沒有意思接受它。杜魯門要求實行徵收超額利得稅，不僅可以削減龐大的公債（這是信用膨脹的主要基礎），而且可以滿足生產物資的過份要求。但是國會却傾向於普遍的減稅，雖然這會刺激起新的通貨膨脹。杜魯門制止通貨膨脹的一法，就是削減政府的開銷。照目前看起來，百分之三十的國民收入是由政府開消掉的。可是如果不削減龐大的軍費，那是沒有可能的。新預算裏面百分之二十八的開支是軍費，如果國會核准杜魯門要求以三億元作教育補助費和以四千萬元實行房屋建築計劃，那就等於說教育費僅佔百分之一，房屋建設只要千分之一。

然而共和黨與民主黨似乎都不肯去削減那神聖不可侵犯的龐大軍費。照預算所載，下一會計年度，軍費將佔一百一十億，可是上述的航空政策報告則建議這個數字應不斷增加，到一九五二年須增至一百八十億。這個報告雖則說「它不贊成軍備可以保障和平」，而且備戰「將把巨量金錢與能力浪費了去，使它不能好好應用」。可是這個報告却認爲應在一九五二年以前修改增加預算，使達一百八十億，它的結論是，照它的四年計劃所規定的轟炸機力量，比起戰爭中英美兩國在歐洲戰場所使用的空軍軍力來，還是「渺不足道」的。

航空工業對這龐大的計劃，已經笑嘻嘻的加以贊賞了。美國勞聯的領袖也已經鼓掌贊同。這個報告要求廢止百分之十飛機應在國有工廠出產的法令。它一方面要求增加研究費，一方面却反對大法官的建議——卽政府津貼的研究所得到的專利權應歸社會公有的建議。

這個報告談到建立強大海軍的必要時，它就認爲長距離的空戰，日子還很遙遠。談到要建立更大的空軍時，它就說「按按電鈕」的原子戰爭已迫近眼前。這個報告認爲在不安定的情況下，每年須購買飛機構架材料六千萬磅，卽在「世界和平已經確保了」之後，每年仍須購買三千萬磅。報告說：「一個國家處在美國今天所處的地位，只能採取與他國摩擦的政策，此外並無他途。」這樣一來，當然就要愈益擴大軍備的訂貨了。——自一譯

（柏園譯自一月廿四日 The Nation）

從這裏可以看到，在未來經濟恐慌到來的時候，美國獨佔資本的集中將起着更顯著的作用。

十五　未來的農業恐慌

從生產的觀點看，我們看到第二次大戰中的發展把美國經濟恐慌的因素加強了。而這對於工業和農業是同樣適用的。

在第一次大戰時，美國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都沒有很大的增加。但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農業生產的增加雖然沒有工業生產增加得那麼大，但它的增加依然比第一次大戰時大。假定一九一〇—一四年美國農業生產的平均數爲一〇〇，那麼第一次大戰時美國農業的發展就是這樣的：

第一次大戰時美國的農業生產

一九一四	一〇四	一九一五	一〇四
一九一六	一〇〇	一九一七	一〇三
一九一八	一〇九		

這樣在此期間，美國的農業生產只增加了五點。

但比之於第二次大戰以前，第二次大戰時美國農業生產的增加却是非常巨大的。對於所有重要的農業產品，這情形都是如此的；如下表之所示：

美國農業生產指數

（以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的平均數爲一〇〇）

年代	總生產	穀類	畜類
一九三九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六
一九四〇	一一〇	一〇七	一一二
一九四一	一一三	一〇九	一一五
一九四二	一二四	一二一	一二六
一九四三	一二八	一一四	一三七
一九四四	一三六	一二九	一四一

這樣，在此期間美國的農業生產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這是使得美國雖在戰時仍能維持戰前平民消費水準的決定因素之一。儘管有美國海陸軍的要求，儘管有租借法案的供應，美國人民的食物消費在整個戰爭期間，以個人每年的消費量來說，高於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數的百分之八以上。

由於農業生產的增加，美國農業的情況是大大地改進了。美國農業比之於其他經濟部門更早的爲恐慌所侵襲，和工業一樣，直到戰爭爆發之時，美國的農業沒有能克服它的危機。戰爭爲農業生產創造了市場，因爲城市中的充份就業和高額工資把農產品的價格提高了。其

結果，美國農業的淨利在戰爭期間有了巨大的增加：一九四〇年它增加到五十七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四一年爲八十三萬萬一千萬元，一九四二年爲一百二十

外國帝國主義在印

Neil Stewart 著

外國帝國主義在印尼

Neil Stewart 著　陳仲達 譯

印尼共和國是東方崛起的新生力量，牠今天正向新的和舊的帝國主義進行挑戰。印尼問題，在本質上講來是國際性的問題。這問題並不單純是印尼民族主義與荷蘭的鬥爭，而是在生長中的新民主主義與英、美、荷等帝國主義利益間的鬥爭。

直至廿世紀初葉，印尼的許多富源被引起注意。而由於荷蘭沒有能力在杌樘不安的國際局勢中保護及開發牠所擁有的印尼的資源，這就更吸引人們對印尼問題的注意。

在地理上，印尼在英帝國的交通線上佔有戰略的位置，這就意味到英國不允許一敵對的強國染指其間。在英荷雙方同意之下，東印度曾參加英國的遠東防禦計劃，同時成爲英國資本搾取利益的有價值的地區。

在搾取殖民地利益的主要基礎上，英、荷商業合作遍及全世界，這樣就造成在五大洲英荷帝國利益的不可分割。

在這方面，最密切聯繫的有利味兄弟公司和烏尼爾味N・V・聯營公司（Twin firm of Lever Bros and Unilever N. V.）。在這裏面，英國方面投資六千九百萬鎊，荷蘭投資三萬零九百萬盾。牠們控制在世界各地方經營中的四百家公司，而跟牠們有關係的二百八十家公司一共投資三萬萬鎊。所以說利味兄弟公司差不多完全控制英帝國油及脂肪製作品的生產，是並不誇張的。

這個聯營企業的基礎是建在原料生產的低廉上。祇要殖民地國家低生活水準的情形存在一天，利味及烏尼爾味N・V・的利潤就可以維持一天。殖民地國家有任何獨立的企圖，就會打擊這個大聯營企業的主要利益。

大家對這個組織的政治傾向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戰前，利味兄弟公司就是英德聯誼會（Anglo-Germany Fellowship）的會員，其中有五位董事是這個表同情於純粹德國組織的個人會員。

美國跟英國與荷蘭一樣，是要立刻從印尼的石油鑛裏取得利益。雖然印尼的石油鑛不能跟中東的媲美，但在東方來說却是相當重要的。英荷利益所滲入的巴達菲斯石油公司（Bataaf:sche Petroleum Maatschappij），這裏面荷蘭皇家殼牌公司擁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牠而且跟英伊石油公司及緬甸石油公司都有密切關係。因此巴達菲斯石油公司控制着英帝國的石油生產，即如利味公司控制油及脂肪的生產一樣。

印尼石油藏量的價值既爲世人所注目，於是美國也要索取在印尼的石油的讓與權了。荷蘭皇家殼牌公司跟美國標準石油公司後來達到劃分石油區的協定。一九三九年，印尼所產的石油，計英荷石油區佔分百之七十五，其餘百分之廿五大部爲美國所有。據專家估計，印尼石油的總投資一共有一萬萬鎊，其中荷蘭佔四千五百萬鎊，英國佔三千萬鎊，而美國佔二千萬鎊不到一點。

戰前，雖然英國勢力已影響及東南亞，控制樹膠的生產。英國利益固然可以控制生產，但美國却是樹膠和錫的最大的主顧。戰後美國人造膠的生產打破了英國對天然膠的獨佔，同時壓低樹膠的價格，使馬來亞許多的膠園陷於荒廢。

印尼在樹膠的生產上，僅次於馬來亞。據一九四六年證券交易所年鑑所載，英國在印尼樹膠園的投資總計二千萬鎊；又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二日諾尼爾・柏克在英國下議院報告，是三千萬鎊。在遠東種植樹膠業有勢力的大規模的英國代理商及大商人，在印尼都有相當利益。哈里遜及克羅斯飛爾德是在印度投資五百萬的樹膠園經理商人。法蘭西斯碧克公司在印尼的樹膠園的投資計三百五十萬鎊，東方工業有限公司經營園坵所投的資本差不多二百萬鎊。伊力克爵士（Sir Eric）是哈里曼及克羅斯飛爾德的董事，他所投的資本計二百五十萬鎊，同時是在東南亞擁有一千一百多萬資本的樹膠園公司的代理商。伊力克爵士又是其他廿二家公司的董事。

在印尼，荷蘭的錫礦利益跟控制馬來亞及緬甸錫鑛生產的英國大錫礦公司的利益互相密切地結合着。在那裏，荷蘭政府及私人利益是混合的。在邦加，錫礦爲政府所有。開發勿里洞和新及等錫礦的N・V・勿里洞公司，其中有六十二巴仙的資本爲荷政府所有。這兩個地

結果，美國農業的淨利在戰爭期間有了巨大的增加：一九四〇年它增加到五十七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四一年爲八十三萬萬一千萬元，一九四二年爲一百二十二萬萬二千八百萬元，一九四三年爲一百五十萬萬零九千萬元。美國的農業經營者只用這增加了的收入，償還他們負債的一小部份。「農業經營者和地主們對於典押業和其他債主們所負的債只減少了五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很清楚，這種增加了的資本將會幫助他們面對未來的經濟恐慌。但農業生產過剩以及戰後時期發生恐慌的可能性與工業方面的等。美國農業在戰時用了較少的人力增加了它的生產量。一九四三年美國農業部門雇傭的人數爲八、三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九年雇傭人數爲九、二〇〇、〇〇〇人。而且，由於農家子弟的被徵用，農業勞動者的質量是比較差的。更重要的是，在戰爭期間，美國農業部門中並沒有使用新機器，甚而至於農業機器的任何改良都是沒有的。

而現在，農業經營者的子弟們回到農場來了，他們帶回新的和改良了的農業機器。因此，可以想見，在未來數年中，農業生產將一直會比戰前水準高出三分之一。但政府現在再不收買這些產品去供應軍隊和租借法案的需要了，這些增加了的生產品怎麼辦呢？當城市爲恐慌所抨擊的時候，農業方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自然，當飢餓支配着歐亞兩洲的極大部份，人們正在做着大規模的努力，來減少這些爲飢餓所威脅的人數的時候，我們是很難預見不久將來的情況的。

很清楚，援助歐亞兩洲受難人民的必要性將會用掉美國剩餘農業生產的一部份，但這種必要性是不能永遠存在的。不存在了，怎麼辦？伯蘭特說：「美國農業上的真正問題只是當救濟和復興歐洲農業的時期過去了以後才會發生……由於農業輸出區域在技術上的進步和戰時生產力的擴張，我們可以預料戰爭結束了幾年之後，農業上供應和需求不均衡的情況是一定會發生的。」

一旦，農業生產過剩危機四起的時，這位農業專家對於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見是怎樣的呢？他說：「由於糧食消費的擴張性很小，而農業生產各部門有着大量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人在那種情形下一定會減少。只有在這種條件下，農業的貧乏才能避免。」

這種解決辦法只有在經濟上的其他部門（工業）欣欣向榮，需要更多的人力的時候才有可能。那就是說：這種解決只有在美國經濟中的工業生產部門在最近將來

方的錫礦所出產的錫，以前是運往新加坡的英國工廠熔煉。後來，荷蘭在安痕（Arn hena）設立一家熔錫廠。據一九四七年錫礦年鑑刊載，英國一家有名熔錫公司（Consolidated Tin Smelter，資本五百萬鎊），在安痕的熔錫廠也有「實在的利益」。另一方面，勿里洞公司則佔有 Consolidated Tin Smelter 的百分之九點五的股票。

一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東南亞開採和熔煉錫礦仍然掌握在英國和荷蘭的手裏。在這方面，美國也殫精竭慮地要打破英國的獨佔，所以美國曾經將馬來亞的錫砂運往加利福尼亞省去熔煉。可是馬來亞的英國政府馬上徵收錫砂的出口稅，這樣才使美國的野心在這方面無法實現。

但後來，美國因爲要參戰，在美國的利益上，要求英荷的獨佔必需打破。一九四零年，荷蘭淪陷之後，美國政府撥資在德克薩斯建立一家熔錫廠，每年可以熔錫三萬噸。勿里洞公司管理該熔錫廠，計劃在戰爭勝利後將錫砂從蘇門答臘運出去熔煉。

當時預期在戰爭結束一年後，第一批錫砂就可以運返美國。紐約泰晤士報曾帶着威脅性地說，如果馬來亞的錫砂出口稅不加以取消，美國就要向英國進行「貿易戰爭。」

美國在膠錫方面活動的結果，就是減少英國跟美元貿易的能力。一旦人造膠可以跟天然膠競爭，錫可以在美國熔煉，曾經使英國國庫大賺其美元那種戰前的獨佔，是再也不能建立了。

在印尼的外國投資究竟有多少呢？根據最準確的估計，一九〇〇年的投資總數有七萬萬五千萬盾；一九一五年增至十六萬萬盾；一九二九年再增至四十萬萬盾。一九四一年，估計外國投資總數在四十萬萬至六十萬萬盾。在這些投資中，英國所佔的成分是很大的；其中關於園坵方面的利益，總數在二千萬至三千萬鎊，石油約佔三千萬鎊，至於其他方面的利益，爲數也很是驚人。因此不難明白，英國在印尼的利益跟在馬來亞一萬萬鎊的投資數額大約相等。

在戰前，美國在印尼的投資雖然還不及英國，但却已急起直追地趕上英國。在戰爭的前數年，美國在印尼的園坵事業方面有很大的進步。在新幾內亞也取得開採石油的讓與權。一九三九年，美國在印尼的投資，不在五千萬鎊之下。

在印尼，荷蘭的投資，包括政府的借款、銀行、海運與貿易等在內，估計二萬萬五千萬鎊。此外投資比較少的國家，有法國、比利時、德國、日本與當地華僑資本，總數大約爲一萬萬鎊。

那麼，這些經濟因素怎樣決定印尼當前的政治趨勢呢？

今天，有三種力量在印尼這塊富饒的土地上進行着鬥爭。

第一種是英國。牠企圖利用荷蘭來重建牠在印尼的優越的地位。貝文先生在外交事務上首要的行動，是跟荷蘭締結協定幫助荷蘭恢復對印尼的統治。此外英軍在爪哇建立了橋頭堡，一直至由英國訓練與裝備的荷蘭軍隊有力量足以代替其防務。這兩件事是值得重視的。無論任何時候，當印尼問題被提出在聯合國討論，荷蘭都獲得英國的支持。

第二種因素是美國。牠對整個亞洲視爲牠的一個商品市場。關於這點，亨利魯斯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時代雜誌這樣寫道：「我們並不以爲亞洲的價值僅僅是一年可以賺進二三百萬。在未來的數十年間，每年我們可以從亞洲賺進四百萬、五百萬甚至一千萬。」

一九四七年春季，美國輸出印尼的商品比一九三九年的數字超過百分之五百十。甚至在荷蘭所佔領的印尼區域內，在一九四七年初，由美國輸進的商品比諸在一三九年對整個荷屬東印度所輸進的超過三倍以上。

美國華爾街是看出預先向印尼插一手對於美國的實際利益是怎樣的。因爲對於美國，印尼不僅是美國商品的市場，原料的供給及過剩資本的投資處所，而且是給美國所統治的日本的工業機構找到原料及市場的去處。此外美國還可以進一步削弱與其在東南亞競爭的英國的利益，讓美國能進窺佔世界重要戰略地位之一的印度洋。

第三種的重要勢力，就是代表亞洲新民主力量及向新舊帝國主義挑戰的印尼共和國。牠將與越南、自由解放的中國及其他新的戰友共同在東方爲創造一社會變革的局面而奮鬥。（譯自二月份勞動月刊）

世界知識小叢書之二
麥帥陛下
美 Lauterbach 著
梅 碧 華 譯
業已出版　定價每冊四萬五千元

有一個較長期的繁榮情況下才行得通。

但我們在本書第一部份的分析中已指出工業上這種前途是極端不會有的。美國整個經濟制度是在恐慌籠罩之下。因此，我們就不可能預料，農村人口會大量的向城市轉移，從而使得農村人口能有很大的減少。這就是說用這樣的辦法來緩和農業恐慌的可能性是沒有的。這樣我們看到，最後農業上的情形只有一天天惡化，而不可能有別的出路。

在研究一九二九年恐慌時，我們指出這一恐慌之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爲它同時是一個工業而又農業的恐慌。有很多現象指示在未來恐慌中，美國農業是很難倖免的，相反，美國農業將產生強烈的恐慌因素，對於工業和城市中的情況發生極端不利的現象。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假定美國未來經濟發展不加管制，任其自由發展的話，那麼有着決定性的因素規定它不久就會發生恐慌，其嚴厲性縱不超過一九二九，最低限度亦與一九二九大恐慌相等。

當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在一九二九年陷入恐慌的時候，那時世界新市場的開闢，在世界經濟生活中已不起決定性的影響。假定把像德國那樣的軍需生產不算，那麼就可以說直至第二次大戰爆發之時，世界資本主義都沒有能克服這一危機。在這十年恐慌中，世界資本主義一直未能克服大規模失業的現象。

今天，美國的生產機構不同於一九二九，也不同於一九四〇，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結果，美國的生產機構大大的加強了。大規模的新市場，其可足以避免恐慌或實質上足以緩和恐慌的後果的，今天，正如在一九二九年當時一樣，是不存在的。在戰爭過程中出現了若干有利因素，例如未能滿足的人民對於消費品的要求，投資的要求，以及農業經營者金融地位的改善。但這些有利的因素只有延遲那不可避免的東西的到來，但不能阻止它到來。

和戰前比較起來，工業生產百分之五十更多的東西，農業生產百分之三十三更多的東西；假使這種生產力的增加能保持的話，城市和農村中的工人和中等階級的消費必須有巨大的增加。換句話說，在一個被大獨佔資本、大托辣斯、和大公司的經濟權力所支配的社會制度裏，美國平民的生活水準必須有巨大的提高。這問題在一個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是很簡單的：投資和消費皆可以增加，廣泛勞苦大衆的消費，很容易可以提到與勞動生產力增加相適應的高度。但美國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美國是一個獨佔資本主義社會，因此這種社會主義的解決是不可能的。（全文完）

休列特・詹森：戰後的蘇聯

史煉

Soviet Russia Since The War by Rev. Hewlett Johnson, Dean Canterbury, 紐約 "Boni & Gaer" 書店出版

這本書的作者休列特・詹森博士是英國坎特勃里的副主教，他自一九一七年以來，就潛心於蘇聯的研究。他曾經寫過兩本書，一是「蘇維埃的力量」（The Soviet Power），一是「蘇維埃的軍力」(Soviet strength)，都曾被譯成十八種文字，銷行幾百萬冊。這本「戰後的蘇聯」也許就是前兩者的續編。但就考察範圍的無所不包、材料的新穎豐富、描寫的細膩周密來說，這冊新書實是更光輝的力作。讀完了這本書，我們的腦海裏無異展開了一幅戰後蘇聯的「三度空間」的圖畫。

詹森在戰後蘇聯曾有長時間的考察。一九四五年，他居蘇聯三月；去年，又到蘇聯作了三個月的旅行。他留莫斯科三星期，曾對「事物核心作了深刻的研究」，然後又到各處旅行，「北到列寧格勒，南到史太林格勒，更南到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共和國，然後又向東到亞洲的塔什干和薩瑪肯特」。在旅程中，他曾遇到各種各樣的人物。他說：

我遇到教育家、戲劇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建築家……我遇到亞美尼亞、喬治亞和烏茲貝克的大學教授和行政領袖，我遇到在塔什干製造有色棉花的科學家。我遇到各種民族的農民和工人……我遇到最高蘇維埃的主席斯維爾尼克。我遇到莫洛托夫。我遇到史太林……

這本書是當他三月旅行之後所寫的，範圍的廣泛可說無所不包，一忽兒用顯微鏡，一忽兒用望遠鏡。他詳細描寫了他的譯員伊娜・科拉科夫斯卡耶個人的生平。他又從飛機上對全國的原野攝下了鳥瞰。他引導讀者穿過迷茫的霧幕去了解蘇維埃的外交和內政，他也懂得並且說明了蘇維埃的心理。他揭穿了偏見，他指陳着事實。蘇維埃制度在他看來是跟一首讚美詩一樣的簡單。他的分析是這樣的明白、客觀而合理，那應該是叫那些抹煞事實、惡意毀謗蘇聯的作者，看了臉紅的。

他化了很多的篇幅，對蘇維埃的工業生活，蘇維埃的農業，蘇維埃的教育、兒童、衛生事業和藝術都分章列論。他說明了蘇聯對於宗教、婚姻和家庭的態度，他指出蘇聯纔眞正實際符合於基督的精神，世上有許多名爲皈依基督的教徒，行爲上却是基督的叛徒；他指出蘇聯是家庭的眞正保障者，是兒童們無微不至的愛護者；他又說明了蘇聯何以是世界上惟一沒有娼妓的地方。

書中有一章專論到「蘇維埃的計劃」，也有精闢的分析。他寫着：「蘇聯的世界是一個計劃的世界。一個莫斯科的嬰孩誕生下來，就踏進了計劃的世界。計劃使他誕生。計劃補充着他母親的教養。計劃叫他成年時候去工作。計劃是蘇維埃對文明生活最根本的貢獻。計劃不需要束縛，計劃解放了一切。」

蘇聯不是奇蹟，她不過是人類共同努力的一個成就，她是極其平凡的。坎特勃里副主教的這本著作，也只是忠實地報道蘇聯平凡生活的一本書。但在今天，在一切把蘇聯故意描寫爲「怪物」或「惡魔」的書報和作品汗牛充棟的今天，這「戰後的蘇聯」倒是不可不讀的「奇書」了。

全書二百七十面，共二十萬字，現正由賓符先生迻譯中，將列入世界知識叢書之四。準於五月中旬出版。

本書作者休列特・詹森像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十一期

聯合書報社

發行全國各種圖書雜誌

凡下列雜誌及滬上各出版社新書均可向本社批發或訂閱

國內外時事評述

世界知識
觀察
時與文
國訊
文摘
時代
民主論壇
創世
時與潮
天文台
中央週刊
世界月刊
再生
社會公論
中國評論
現代
亞洲世紀

社會一般

京滬周刊
智慧
禮拜六
民衆週刊
人生雜誌
生活文摘
世紀評論
現實
前鋒
新聞觀察
週末觀察
新聞天地
天下
中國新聞
正論
主流
中堅

新聲
朋友
自由天地

學術・教育文化

大學
學原
中蘇文化
中國建設
東方雜誌
新中華
國文月刊
太平洋
三民主義
讀書與出版
讀書通訊
活教育
教育雜誌
新教育雜誌
中華教育界
教育通訊
學識

文藝・詩

中國作家
文學雜誌
文藝復興
文藝春秋
文藝生活
文藝知識
文藝叢刊
蘇聯文藝
文潮
文訊
生活
文藝青年
十月風

詩創造

畫報・卡通

聯合畫報
藝文畫報
中國生活
春秋畫報
新中國畫報
寰球畫報
天山畫報
藝海畫報
中藝畫報
圖畫世界
滑稽世界

雜文・隨筆

野草
人世間
人物雜誌
自由談
永安
西風
論語
時與潮副刊
遠風

小品・遊記

巨型
西點
幸福世界
茶話
大偵探
藍皮書
旅行雜誌

青年・婦女

中學生
青年界
中國青年
新學生

青年生活
現代婦女
女聲
婦女
婦女月刊
女鐸
伉儷月刊
家
家庭

少年・兒童

開明少年
中華少年
新兒童
小朋友
正中兒童
兒童世界
兒童知識
兒童故事
新兒童世界
好朋友連叢
童話連叢
福幼報
童話良友
兒童生活

科學・無線電

科學畫報
科學世界
科學大衆
科學時代
科學
化學世界
電世界
無線電雜誌
無線電世界
電訊

工程・建設

工程界
工程導報
工礦建設

工商技藝

工業
化學工業
纖維工業
染化
紡織建設
紡織染
紡織週刊
工商天地
上海工商
公益
工商通訊
商財研究
工商新聞
水產月刊
公信會計月刊
立信會計
現代會計

經濟・法律

經濟評論
經濟導報
經濟周報
合作經濟
金融週報
財政評論
銀行通訊
中央銀行月報
法令週刊

醫學・健康

醫藥學
蘇聯醫學
西南醫學雜誌
家庭醫藥

中華健康雜誌
健力美
健與力
醫藥衛生
婦嬰衛生

影劇・樂曲

電影雜誌
青青電影
大聲無線電
新音樂
樂學
兒童音樂
中國攝影

軍政・國防

國防月報
國防新報
中國空軍
中國海軍
警務月刊
市政評論
清議

農業

現代農民
農村月刊
農村周刊

英文

密勒氏評論報
現代英語周刊
國光英語
英文月刊
實用英文(淺級)
實用英文(高級)
中華英語(初級)
中華英語(高級)
當代文獻
名著選譯

批發定閱簡章

一、同業批發概請惠付現款。
二、批發折扣，與原出版處加二五。
三、委託代辦之書籍，請詳細開列書名，著譯者，出版處以及數量等。並請註明寄遞方法，以憑辦理。
四、外埠同業如需本社隨時寄發新書雜誌等，請預先惠存貨款，可優先寄奉。
五、委託代辦之書刊，均用快掛及航空付郵，一經寄出恕不退換。包裝費與郵費等，均由外埠同業負擔。
六、如遇交通發生阻礙以至延擱或遺失等情本社祇負代查之職。
七、委託代定之各種雜誌，每種預繳國幣十萬元，多則類推。
八、定閱各種圖書雜誌，均以八折優待，如一次定五種以上之雜誌，以七五折計算，歡迎各機關，團體，學校，圖書館等定閱。
九、所定雜誌，如不願定閱時，可來函通知本社，雖改定退定或改購書籍；均可照辦。
十、書款可由銀行或郵局匯下，（郵票以不限省者千元以上者，十足通用）尙有餘款，暫存本社，備作下次購書之用。

上海（11區）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電話九四〇一七　電報掛號三八〇七